

目錄

序言	1
第一章 問卷設計、派發及回收	3
第二章 參與研究學校的基本資料	4
第三章 學校大型活動	
第 1 節： 學校旅行 / 陳潤華	6
第 2 節： 水/陸運會 / 雷志榮	9
第 3 節： 綜藝匯演 / 刁振邦	11
第 4 節： 宿營及日營活動 / 陳潤華	14
第 5 節： 校外比賽 / 雷志榮	17
第 6 節： 境外遊學 / 梁慧盈	19
第 7 節： 全方位學習日 / 梁慧盈	25
第 8 節： 歷奇活動 / 龔萬聲	29
第四章 學生活動 / 龔萬聲	32
第五章 課外活動的統籌及行政工作 / 刁振邦	42
餘音	54
註釋	56
參考文獻	58
作者所屬學校、鳴謝	59

序言



「小明...起床了，要上網課了！」小明仍然捲在被窩。「唉吔...昨晚又打網上遊戲！你看，老師在網上用 Teams 又再 call 你了...」「媽媽，你幫我 Log-in 登入吧，不過千萬不要開鏡頭！」小明睡眼惺忪、模模糊糊地回答。「小明，早晨啊，現在點名了，你可以開鏡頭上課嗎？」老師親切地問。但小明卻支吾以對，一時說父母要在家工作致網速不夠用；一時說自己在洗手間所以不方便開鏡頭；也試過預先錄製了假扮上課的片段，然後重覆播放...老師在小小的電腦屏幕上看著全班二、三十位學生，根本很難發現！小明繼續鑽進被窩，一邊「專心地」聽著老師的課堂，另一邊可以利用手機繼續他在網上的冒險世界...小明真的可以有效地學習？會有足夠的運動嗎？原本 6-12 歲的小學生應該是十分活躍地蹦蹦跳的吧！他們能夠從與老師同學的接觸學習待人接物嗎？交朋結友、學習與人相處也是這個年紀重要的任務啊！

媽媽看在眼裡，氣上心頭，但又沒有辦法。心想為什麼兒子在家中變得那麼懶？整天困在家中，聚焦孩子的一言一行，很容易為著少許看不順眼的事用放大鏡倍大。家長自己又要繼續在家工作，又要留意哪兒買口罩、哪兒買快速檢測棒、哪兒買酒精...因為限聚令、又限制堂食、更因為大疫流行，所以不但不輕易可以和朋友逛街和吃飯，還要每天擔心自己及家人染疫，家長能夠沒有精神壓力嗎？多少家庭在這兩、三年增加了大大小小的磨擦？

大家以為老師在疫情期間因為沒有實體課堂會變得輕鬆？老師(尤其較年長的)有沒有想過上課要像網紅 KOL 般，一邊在桌面電腦登入電腦軟件(例如 Zoom, Microsoft Teams 等)，另一邊要利用平板電腦作電子黑板書寫、解釋、演示課文，有時更要利用手提電話即時聯絡跨境學生。如果同時有實體學生及網上學生的一種「混合上課模式(blended mode)」，那情況就更加複雜了。更不要說顧及教授知識，又要顧及學生是否在「掛機」，以往在實體課堂的師生互動還在嗎？這種形式的教與學真是有效嗎？怎樣透過佈置網上功課協助學生鞏固學習？怎樣公平地進行網上測驗考試？怎樣在網上照顧學生情緒？怎樣鼓勵學生在家中做運動？

自 2020 年農曆新年假期後，全港以至全國甚至全世界都活在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侵襲的陰霾下。當時新聞及媒體充斥著大量「無常」的畫面及消息：冒寒通宵排隊購買口罩、酒精；因內地停工停運令市民搶購及囤積廁紙及罐頭食品；限聚令、口罩令阻隔了人與人之間正常的溝通及交往；限制餐廳食肆堂食，令我們一般與朋友聚會吃飯都禁絕了；每天新聞發佈會宣佈有多少人染疫、進入深切治療部、不幸離世，等同向市民大眾宣佈疫情有多嚴重。而教育局為著減低學生在學校集體感染的風險，更宣佈在農曆新年學校假期後即時停課至另行通知，令到學校、老師、學生以至家長頓時措手不及。當時全港的大、中、小學及幼稚園根本來不及有什麼準備，當時也不流行網上直播軟件(例如 Zoom,

Microsoft Teams 等)，所以也沒有什麼網上課堂，停課就是立即完全停止了學校課堂，學生甚至老師都被困家中避疫。有些學校會把學生在家自修的教學材料透過學校網頁及電郵通知學生，也看見有些家長會定時到學校為學生領取或呈交功課。後來在 2020 年初夏，有些學校及老師發覺要應變，逐漸引入及利用電腦軟件(例如 Zoom, Microsoft Teams 等)進行網上課堂。學校教育就只是餘下這些嗎？

最初還以為疫情很快會受控，怎知道學校在 2020-2021 及 2021-2022 學年也因為疫情反覆，只能作有限度開放：有時候半日課堂，有短暫時間可以全日課堂；有時要按整級學生接種疫苗數目達至某個百分比才可以安排實體課堂；有時只能個別年級可以有實體課堂，有部份年級只有網課，甚至是混合實體及網課模式課堂。跨境學生呢？由於封關，由 2020 年 2 月停課到教育局宣佈在 2023 年 2 月 22 日起恢復跨境學生的實體課堂，竟然已有整整 3 年完全沒有實體課堂！他們如果在 2019 年 9 月入讀本地小學一年級，再次見他們已經是小學四年級下學期了！其實如果連續 2、3 年的網上課堂，出現文章最初提到的情景一點也不稀奇啊！就算在學校實體課堂(大多是半日課堂)，全體師生在校內要長期戴上口罩；課室內學生座位要裝上透明隔板防止飛沫；也不鼓勵課堂上小組討論、分組學習；小息、去洗手間、到圖書館、到小食部排隊買零食(其實有很大段時間根本不准除下口罩進食)也要有社交距離；有限度的體育課、音樂課，更不要說取消了、延後了、更改了原本計劃了的各種課外活動、水陸運會、學校旅行、遊學團、綜藝匯演、宿營、歷奇活動等。學校這 2、3 年為著防疫政策疲於奔命，再加上推展國家安全教育¹、加強價值觀教育²、更新小學教育的學習宗旨³等教育政策，學校無論正規學科課堂或是非正規課程包括所有的學生活動都要作出變更及配合，在這樣的框架下學生活動會有怎樣的變化呢？學校會怎樣在僅餘的空間下安排及佈置這些非正規課程尤其課外活動呢？

全港小學在 2022 年 4 月 19 日起分階段恢復面授課堂，最後於 5 月 3 日全校半天面授課堂。雖然所有學生均可接受面授課堂，但未接種疫苗的學生卻不能參加部分課外活動。在學校依然有很多防疫措施，包括學生每天返校要量度體溫及進行快速檢測、課室內學生座位要裝上透明隔板、音樂課及體育課的特別防疫安排等。所以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的幹事們在 2022 年 9 月向全港小學查詢，希望藉本研究記錄在 2021-22 學年，香港的小學如何靈活變通，在僅有的空間仍然為學生安排各類的學生活動，令學生有較全面的發展。我們也可以對比過往 1983 年及 1986 年全港性的小學課外活動調查(黃顯華、馮以泮，1993)，及龔萬聲、胡漢基、朱惠玲、文達聰(2014)進行的《香港小學課外活動(2014)調查報告》。從而透視出不同歷史脈絡下，教育當局及學校如何透過課外活動，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為未來香港培育優質的人材。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專業顧問
龔萬聲博士
2023 年春

第一章：問卷設計、派發及回收

1. 問卷設計

本研究以問卷形式向全港小學的課外活動主任或負責統籌全方位學習的主任查詢，其服務的小學在 2021-2022 學年推展課外活動、全方位學習、其他學習經歷等學生活動的情況。為著令本研究可對比過往課外活動的調查結果，問卷的設計會沿用龔萬聲、胡漢基、朱惠玲、文達聰在 2014 年的小學課外活動調查⁴為框架。而本研究更會聚焦在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的侵襲，小學如何在有限的上學時間、嚴謹的防疫措施下仍然緊守崗位，靈活變通地為著學生的全人發展設計學生活動。所以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的幹事們特別在他們關心的議題，按上述的研究重點加入疫情下學校活動變奏的問題。然後所有研究問題經過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幹事會議的反覆討論，最後落實研究問題及組成問卷。

2. 問卷的派發及回收

本研究以電子問卷 Google Form 的形式發放。在 2022 年 9-11 月期間透過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在不同場合的宣傳，然後透過電郵、協會會員通訊群組等，邀請全港 546 所已在教育局註冊小學(不包括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及國際學校)的課外活動主任或負責學生活動/其他學習經歷的主任按自身任教學校的情況填寫電子問卷。截止收集問卷的時間為 2022 年 12 月底，結果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收到合共 69 份電子問卷，其中有 3 所學校填寫了 2 份問卷。我們基於較晚遞交的問題會有較多時間搜集自身任教學校的資料，所以我們會刪去較前遞交的 3 所學校共 3 份問卷。最終本研究以 **66 份**來自不同學校的電子問卷回應作為基礎，作為分析及討論的根據。

為著保障每所參與學校資料的保密性，我們不會記錄個別學校的資料。在研究結束後，我們會把所有的電子問卷資料完全刪去。

研究者希望借此機會感謝各位填寫問卷的老師，也要感謝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的主席及幹事的鼎力協助，本研究才得以順利推展。

第二章：參與研究學校的基本資料

在研究問卷的第一部份，我們請參與研究的小學填上學校名稱，主要是防止同一所學校填寫多於一份電子問卷，我們不會研究個別學校的個案，只在發現回應問卷的答案異常或不明白答案所指，才會聯絡相關學校負責課外活動主任或負責統籌全方位學習的主任查詢。

本研究共回收 66 所不同小學的有效電子問卷回應，佔 2021-22 學年全港小學數目的 12.1%(見表 2.1)。此回收率較過往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在 2014 年小學課外活動研究調查的回收率低：2014 年(19.0%)。

問卷還會問到學校的類別，例如屬於官立學校或津貼學校，還是學校行政及財務有一定自主性的直接資助計劃學校，或是行政及財政更獨立的私立學校。因為我們可以把所得資料利用電腦軟件(例如 SPSS)分析，甚至可以進一步研究各類學校與研究變項(例如開辦課外活動的種類、聘請外聘導師的數目等)之間的關係。我們也可從學校網址、升學概覽等獲得更進一步的學校資料，例如創校年份、班級數目、學生性別、學校所處地區等，從而深入了解不同變項對學生活動的影響。但本研究旨在探究全港在疫情下的整體活動情況，所以我們不會在此交待這些分析資料。

表 2.1：參與研究小學的類別

學校的類別	2021-22 學年小學數目 ⁵	參與研究小學的數目
官立學校	34	3(8.8%)
資助學校(津貼學校)	422	58(13.7%)
直資學校	21	3(14.3%)
私立學校(但不包括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及國際學校)	69	2(2.9%)
合共	546	66(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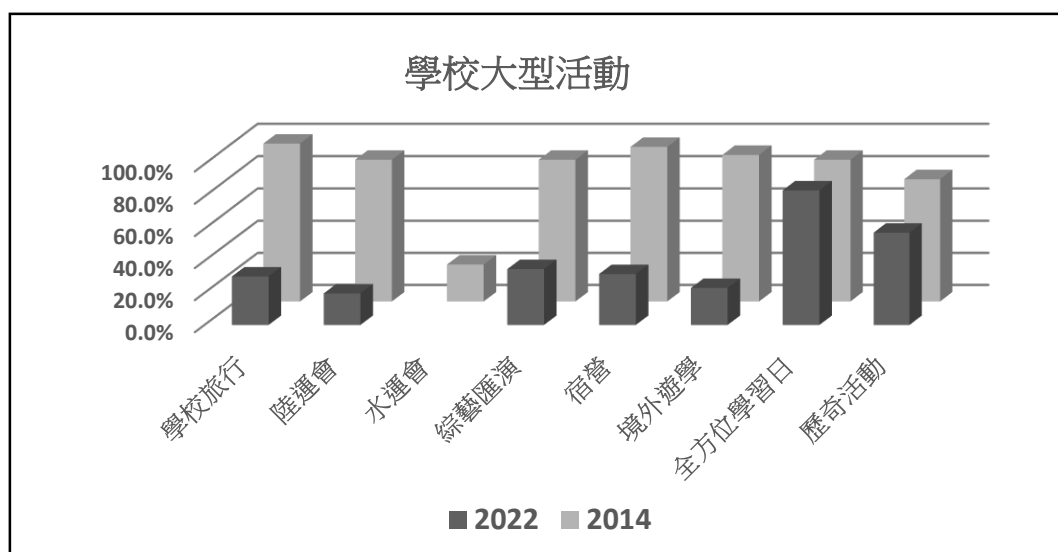
第三章：學校大型活動

(學校旅行、水/陸運會、綜藝匯演、宿營、
校外比賽、境外遊學、全方位學習日、歷奇活動)

在香港，除了正規學科課程，為著學生的均衡發展，每一所小學都會在每年編排校曆時計劃一些大型活動，可能是學校旅行、水/陸運會或是全方位學習日。有時候是畢業宿營，或是校慶/開放日綜藝匯演；又有時候是帶學生到境外遊學，又或是領袖訓練歷奇活動。在過去 3 年，全港受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肆虐，在 2020 年農曆新年後，疫情嚴峻，全港學校停課，所有在 2019-2020 年計劃了的學校大型活動被迫取消。在 2020-2021 學年，疫情仍未受控，仍然時而短暫半日復課；時而網上課堂。在嚴密的防疫措施下，這些學校大型活動當然也未能如期開展。到了 2021-22 學年，疫情雖未完全退卻，但隨著接種疫苗情況改善、口罩供應數目增加、防疫措施已見成效等各種因素，開放學校實體課堂的日子漸多。學生雖然仍須戴著口罩，但卻難掩口罩內的笑容及興奮的心情。

對於這群 6-12 歲的小學生，學校當然不會怠慢，利用僅有的空間，在嚴密的防疫措施下依然安排各式各樣的學校活動，讓學生在疫情下仍能有較全面的發展。學校當然知道這些活動對學生發展的重要，我們特別欣賞學校的靈活變通：康文署的運動場封閉了無法舉行陸運會嗎？可以在學校的操場分級舉行遊戲競技日；無法出境進行遊學團嗎？可以舉辦網上遊學團啊，還可以用虛擬實景 (Virtual Reality)配合呢！無法聚集舉行綜藝匯演嗎？舉辦網上版的表演也能讓學生展示所學啊！還有其他團體，例如課外活動主任協會舉辦的「停课不停學網上學習課程」等。要知道在 2021-22 學年，有些初小學生根本未試過小學的陸運會、旅行、全方位學習日或是歷奇活動，每項活動都是新奇有趣，每項活動都有學習；就算是高小學生，被疫情困了 3 年，能夠參與活動都會份外珍惜。

圖 3.1：比對 2014 及 2022 年的小學大型活動百分比



第 1 節：學校旅行

陳潤華

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探究2021-22學年(在疫情期間)，本港小學有沒有舉辦學校旅行，並同時統計相關學校舉辦旅行的形式及目的。此外，問卷亦統計了在疫情的限制下(包括防疫措施、社交距離政策及限聚令等)，學校舉辦旅行的應變方法及後續計劃。

2019年全球疫情爆發，持續數年，學生活動近乎癱瘓。但在疫情稍見緩和及恢復半天面授課堂的情況下，學界努力開展各項復常工作，其中包括籌辦半天的學校旅行。梁兆棠(1994)及龔萬聲、胡漢基、朱惠玲及文達聰(2014)均指出學校旅行已成為本港小學的常規活動，有98%的學校均會舉辦全校旅行。因此，在學校邁向復常的路途上，學校旅行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表 3.1.1：2021-22學年舉辦旅行的學校數目

	學校數目
沒有舉辦旅行	46(69.70%)
有舉辦旅行	20(30.30%)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66</u>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表 3.1.2：2021-22學年舉辦學校旅行的模式

	學校數目
所有級別如常進行(半日)	11 (55%)
部份級別如常進行(半日)	3(15%)
由旅行社代辦旅行團	1 (5%)
在本地主題公園舉辦學校旅行	2 (10%)
線上/虛擬學校旅行	3 (15%)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20</u> 所有舉辦學校旅行的學校為基數	

表 3.1.3：2021-22學年學校舉辦旅行的目的(可填多於一項)

	學校數目
讓學生體驗群體生活	18(90%)
讓學生多接觸大自然	13 (65%)
班級經營的需要	10 (50%)
善用全方位津貼	10 (50%)
讓學生放鬆平日緊張的學習情緒、增進師生感情	16(80%)
配合學科的需要，增強該學科的學術知識	2(10%)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20</u> 所有舉辦學校旅行的學校為基數	

表 3.1.4：如果疫情持續，2022-23學年的學校旅行計劃

	學校數目
取消	1 (5%)
參考本年度安排	16 (80%)
其他	
● 在合乎法例的情況下，盡量安排	1(5%)
● 按疫情的狀況再決定	1(5%)
● 舉辦實體旅行	1(5%)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20</u> 所有舉辦學校旅行的學校為基數	

在回收的問卷中，我們發現有30.30%(20間)的學校表示在2021-22學年曾經舉辦學校旅行(見表3.1.1)，反映小學學界普遍重視學校旅行。我們亦發現在疫情的限制下，學校舉行旅行的模式有所調適(見表3.1.2)，包括1間(5%)學校由旅行社以承接旅行團的方式代辦校旅行(因當時法例容許旅行社在舉辦旅行團時，群組聚集人數較學校有更大的彈性)、2間(10%)學校改為遊覽本地主題公園(因當時法例豁免主題公園的群組聚集人數限制)及3間(15%)學校進行虛擬學校旅行，反映出學校在疫情期間，應變靈活，敢於創新。

舉辦旅行目的方面，大部分學校(90%)認同要讓學生從旅行活動中體驗群體生活(見表3.1.3)，反映學校及老師普遍認同學生群育發展的重要性。亦有八成學校(16間)認同旅行的目的是要讓學生透過旅行活動，舒緩平日緊張的學習情緒及增進師生感情，反映學校及老師普遍認同學校旅行一般是指一些純粹以群育或玩樂為目標、

沒有工作紙、也不會考核學生的跑出校園活動(龔萬聲、鄭金洪, 2013)。研究亦發現有65%(13間)學校舉辦旅行是為了讓學生多接觸大自然、有50%(10間)學校舉辦旅行是為了配合班級經營的需要及善用全方位學習津貼。此外,亦有10%(2間)學校認為學校旅行要配合學科需要,增強學科學術知識的傳授,反映學界對學校旅行的目的,尚未有絕對的一致性。然而,研究者認為若在疫情期間進行虛擬學校旅行,純屬權宜之策,待疫情過後,理應重回正軌。老師亦可藉著上述課題,好好探討一下學校籌辦旅行活動的「初心」。同時,學校及老師在籌組活動時,是否亦應該多點考量知識傳授與學生群育發展的平衡?

最後,研究發現在疫情持續的環境下有90%(18間)學校表示,下學年將參考本年度安排,及按法例許可的情況繼續舉辦學校旅行(見表3.1.4),亦有1間(5%)學校表示來年決定取消安排旅行及1間(5%)學校表示需要按疫情的發展,再作決定。而在決定明年繼續舉辦學校旅行的學校當中,有一所學申明不再進行虛擬學校旅行,並復辦實體活動,這裡亦值得同工好好反思。



第2節：水/陸運會

雷志榮

本研究也有問及小學舉辦水/陸運會的情況，除了詢問 2021-2022 學年有否舉辦水/陸運會外，也會調查疫情期間有否舉辦其他活動以作代替。是次調查的水/陸運會是指自己學校或相同教育機構/辦學團體的聯校水/陸運會，而非參加學界舉辦的水/陸運會。

表 3.2.1：舉辦水/陸運會的學校數目

	學校數目
沒有舉辦水/陸運會	53 (80.30%)
有舉辦水/陸運會	13 (19.70%)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66</u>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對比《香港小學課外活動(2014)調查報告》，在 2013-2014 學年，分別有 88.0% 及 23.0%的學校舉辦了陸運會和水運會。但在 2021-2022 學年，受訪學校中只有 19.7%的學校仍有舉辦水/陸運會(見表 3.2.1)。而在有舉辦水/陸運會的受訪學校中，53.8%在校內舉行；38.5%在康文署的泳池或運動場舉行水/陸運會；7.7%同時在校內及康文署的場地舉行水/陸運會 (見表 3.2.2)。

由於 2021-2022 學年，新冠疫情仍然肆虐全港，教育局曾於 2022 年 1 月 14 日至 4 月 19 日暫停全港小學的面授課堂及所有校內活動。另康文署亦因應新冠疫情，而曾於學年中關閉轄下的泳池及運動場。因此，於 2021-2022 學年舉辦水/陸運會的學校大幅減少，由 2013-2014 學年舉辦陸運會小學的 88.0%，下跌至 2021-2022 學年的 19.7%。

在只可半天進行面授課堂、暫停面授課堂、康文署關閉場地的情況下，部分學校仍積極舉辦水/陸運會，小學學界分別以校內小型運動比賽/活動，或以分年級的運動比賽/活動，有學校甚至舉辦在校園群舞比賽，或邀請外間機構到校為學生提供新興運動體驗。無論是「水/陸運會」、「小型運動會」還是「體驗活動」，學校在疫情下，仍積極舉辦此項活動，其主要目的應該是讓學生享受運動帶來的樂趣，進而培養運動的習慣，達至強身健體，特別是在疫情網課的情況下，學生參與實體活動或做運動的機會比以往更少，學校更有責任培養學生持續運動的習慣。

表 3.2.2：舉行陸運會/水運會的地點

	學校數目
校內	7 (53.85%)
康文署	5 (38.46%)
校內及康文署	1 (7.69%)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13** 所有舉辦學校旅行的學校為基數

圖 3.2.3：疫情下場所開放日數⁶



資料來源：香港 01《全港逾半中學 2 年僅 44 天全日上課--疫下圖書館及體育館關閉幾耐？》2022-09-17



第3節：綜藝匯演

刁振邦

綜藝或遊藝晚會在疫情前是小學經常舉辦的全校性大型活動。本研究除了探討各小學在疫情下舉辦綜藝匯演的次數，也有問到綜藝匯演的目的、舉辦的場地和表現項目的數量。

表 3.3.1：疫情下舉辦綜藝匯演或遊藝晚會的學校數目

	學校數目
沒有舉辦綜藝匯演	43(65.15%)
	因疫情而取消 40 所學校
	因其他原因沒有舉辦 3 所學校
有舉辦綜藝匯演	23(34.85%)
	1 次 16 所學校
	2 次 3 所學校
	3 次 3 所學校
	4 次 1 所學校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66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表 3.3.2：舉辦綜藝匯演或遊藝晚會的目的（可填多於一項）

	學校數目
為學生提供舞台展現才能	18(78.26%)
總結學生藝術成果	16(69.57%)
向家長展示學生所學	14(60.87%)
延續學生學習興趣	14(60.87%)
為收生而宣傳學校	8(34.78%)
招待賓客	4(17.39%)
其他	1(4.35%)
學校關注事項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23 所有舉辦綜藝匯演或遊藝晚會的學校為基數	

表 3.3.3：舉辦綜藝匯演或遊藝晚會的場地 (可填多於一項)

	學校數目
學校禮堂	18(78.26%)
大型表演禮堂 (例如大會堂、青年廣場)	1(4.35%)
網上	8(34.78%)
線上線下混合模式	7(30.43%)
操場	1(4.35%)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23</u> 所有舉辦綜藝匯演或遊藝晚會的學校為基數	

表 3.3.4：所舉辦的綜藝匯演中，最多表演項目的一次的數量

	學校數目
1-3 項	7(30.43%)
4-6 項	2(8.70%)
7-10 項	8(34.78%)
11-15 項	4(17.39%)
多於 15 項	2(8.70%)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23</u> 所有舉辦綜藝匯演或遊藝晚會的學校為基數	

回顧 2014 年所舉辦的相關調查(龔萬聲、胡漢基、朱惠玲、文達聰，2014)，於疫情下舉辦綜藝匯演的學校數量明顯大幅減少(由約 88%減少至只有約 35%)，當中超過 60%的學校表示因受疫情影響而停辦，可見疫情減少了學生踏上舞台表演的機會。

從前學校與家長們為了讓學生參與表演，投入不少的金錢與時間，在這個沒有表演的期間，學生的確減少了因為表演而背負的壓力。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則是減少了透過艱苦訓練展示成果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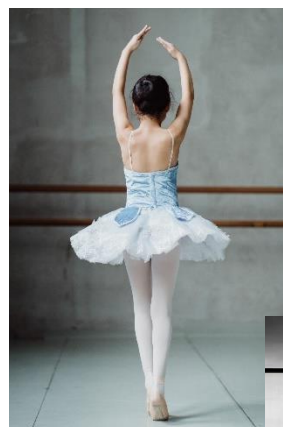
本研究在成功籌辦綜藝匯演的學校當中，就表演項目數量、舉辦才藝匯演的原因及表演場地進行進一步調查。研究發現在疫情下，約七成學校的表現項目數量只有 10 項或以下，但當中有接近三成的學校仍能於匯演中進行 10 個以上的表演項目。學校及老師疫情下仍努力創造機會讓不同的學生踏上舞台，展現才能，當中所投放的時間和心思實在值得敬佩。

另一方面，研究探討學校在疫情下維持舉辦才藝匯演的原因，當中大部分主

要是為了讓學生能夠持續展現才能——「為學生提供舞台展現才能」(78.26%)和「總結學生藝術成果」(69.57%);也有約六成的學校是為了「向家長展示所學」(60.87%),和「延續學生學習興趣」(60.86%),證明只要願意,即係面對不同的困難和限制,仍總有辦法發展藝術才能;此外,當中亦有不少學校是為了向未來的學生和家長——「為收生而宣傳學校」(34.78%)和賓客——「招待賓客」(17.39%)舉辦匯演。

匯演場地方面,在各種健康政策的限制下,有不少學校選擇以學校禮堂作為表演場地(78.26%),在活動設計、統籌、人流管制、防疫安全等的多重考慮上,在校內進行活動確實是較容易籌辦的。在訓練的機會減少下,比起以往要求力臻完美,有能力上台表演也應該能夠值得表揚。即使如此,仍有學校選擇到大型表演禮堂(4.35%)例如青年廣場進行匯演,對展示學生才能的堅持,實在令人佩服。除了傳統的表演場地外,在疫情下,教師和學校也因應疫情發揮創意,靈活變通,有超過三成半的學校選擇以網上形式進行匯演,亦有超過三成的學校是以線上線下混合模式同步進行,在疫情下想盡方法讓更多觀眾參與及欣賞學生的年度成果。

在疫情下構思大型綜藝匯演比以往更有壓力,不過對表演的同學來說,特別是去年的畢業生,在經歷了兩年反覆進行面授與網課的學年後,能夠在在眾多限制下,在小學生涯的最後階段留下一點回憶,這份意義對他們份外珍貴。



第4節：宿營/日營活動(包括軍訓營)

陳潤華

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探究2021-22學年(在疫情其間)本港小學有沒有舉辦宿營或日營活動(包括軍訓營)，並同時統計舉辦宿營或日營的形式及目的。此外，問卷亦統計了在疫情的限制下(包括防疫措施、社交距離政策及限聚令等)，學校舉辦相關活動時的應變方法及後續計劃。

龔萬聲、胡漢基、朱惠玲及文達聰(2014)指出宿營活動在本港小學已趨向恆常化，有96%的學校每年會舉辦最少一次(最多五次)的宿營活動，反映宿營活動是小學課外活動裡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元素。但由於疫情反覆(雖然部分時間受控)，本港的中、小學在2021-22學年裡只能維持部分日子半天授課，而宿營活動亦只可以日營的模式恢復運作。

表 3.4.1：2021-22學年舉辦宿營或日營活動(包括軍訓營)的學校數目

	學校數目
沒有舉辦	45(68.18%)
有舉辦	21(31.82%)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66</u>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表 3.4.2：2021-22學年舉辦宿營或日營活動(包括軍訓營)的模式(可以填多於一項)

	學校數目
如常進行(半天)	18 (85.75%)
由旅行社代辦	2 (9.52%)
線上/虛擬宿營	2 (9.52%)
其他 校內(半天)歷奇活動	2 (9.52%)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21</u> 所有舉辦學校旅行的學校為基數

表 3.4.3：2021-22學年宿營或日營活動(包括軍訓營)的目的(可填多於一項)

	學校數目
替代學校旅行	2 (9.52%)
歷奇活動	12 (57.14%)
加強紀律培訓	7 (33.33%)
體驗群體生活	10 (47.62%)
學科的需要	1 (4.76%)
領袖培訓	5 (23.81%)
班級經營	1 (4.76%)
畢業生宿營	5 (23.81%)
善用全方位津貼	8 (38.09%)
學習自律自理	6 (28.57%)
親子日營	1 (4.76%)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21</u> 所有舉辦學校旅行的學校為基數	

表 3.4.4：如果疫情持續，2022-23學年的宿營或日營活動(包括軍訓營)計劃

	學校數目
取消	0 (0%)
參考本年度安排	19 (90.48%)
其他	
● 在合乎法例的情況下安排宿營	1 (4.76%)
● 按疫情的狀況再決定	1 (4.76%)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21</u> 所有舉辦學校旅行的學校為基數	

本研究發現有31.82%(21間)的學校表示，在2021-22學年曾經舉辦宿營或日營活動(包括軍訓營)(見表3.4.1)，反映小學學界對宿營或日營活動有殷切及實際需求。

本研究亦發現在疫情的限制下，學校舉行宿營或日營活動的模式亦有所改變(見表3.4.2)，包括2間(9.52%)學校由旅行社以承接旅行團的方式代辦宿營或日營活動、2間(9.52%)學校在校內舉行半天歷奇活動及2間(9.52%)學校舉辦線上/虛擬宿營或日營活動，反映出學校在疫情期間都希望為學生安排學校認為最適切的活動。

比對2013-14學年本會有關香港小學課外活動的研究(龔萬聲、胡漢基、朱惠玲、文達聰, 2014), 當時大部分小學舉辦宿營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籌組小六畢業生宿營(80.2%), 而在2021-22學年(見表3.4.3), 只有23.81%(5間)學校表示曾經舉辦畢業生日營, 大跌超過五十個百分點, 反映學校及老師普遍認為日營活動不能達至一般宿營的教育效果。此外, 本研究亦發現有57.14%(12間)學校以歷奇活動為日營主題, 反映部分學校及老師希望透過歷奇活動增強學生的自信心, 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

最後, 研究發現, 在疫情持續的環境下有90.48%(19間)學校表示下學年將參考本年度安排繼續舉辦宿營活動(見表3.4.4), 亦有1間(4.76%)學校表示來年需在合乎法例的情況下, 才安排宿營及1間(4.76%)學校表示需要按疫情的發展, 再作決定。而部分學校為了給予學生最好的學習條件, 都是費盡心思, 大量投放資源, 尋找各式各樣可行方案, 例如找旅行社代辦活動及籌組虛擬學習活動等。但這樣的話, 除了把學校的「全方學習津貼」用光之外, 實際成效往往不甚理想, 事倍功半。因此, 研究者建議各後續研究者或負責課外活動的同工可以對以上吊詭課題, 再作深入探討, 好讓其他學校借鑑。



第5節：校外比賽

雷志榮

本研究所指的「校外比賽」是指除自己學校的校內比賽外，任何外間機構或團體舉辦的比賽。

由於 2021-2022 學年，新冠疫情仍然肆虐全港，在只可半天進行面授課堂、暫停面授課堂的情況下，外間機構及學界將部分比賽項目改為線上進行，包括「學生自行錄製比賽影片」、「學生進行網上實時比賽」、「學生進行實體/網上混合模式的比賽」等形式(見表 3.5.1)。因此在疫情期間，學校仍可替學生報名參與校外比賽。無論是「實體比賽」還是「網上比賽」，其主要目標是提供平台及機會，讓學生展現才能。由此可見，在受疫情所限之下，學界仍貫徹初衷，利用資訊科技，舉行及參與不同模式的比賽，提供一個全人發展的機會給全港的學生。

在參加的學生人數方面，89.39%受訪的學校認為 2021-2022 學年，參加校外比賽的學生人數比疫情前減少，只有 6.06%受訪的學校認為人數不變，而有 4.55%受訪學校認為人數上升(見表 3.5.2)。參加比賽的學生人數下跌的原因，89.39%的受訪學校認為校隊訓練因疫情暫停/減少，84.85%受訪學校認為一般課外活動因疫情暫停/減少，無論是校隊訓練，還是一般課外活動，因疫情暫停或減少訓練，均影響學生參與校外比賽。另一方面，防疫措施的限制，均對學生參與校外比賽帶來負面的影響，59.09%受訪學校表示防疫措施影響老師帶隊參加比賽，而 46.97%受訪學校認為家長不願意讓子女參加(見表 3.5.3)。由此可見，防疫措施的限製，對學生參與校外比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53.03%受訪學校表示部分比賽轉為網上比賽，對學生參加比賽造成困難，可能由於學生須付出較多時間錄製比賽影片，或須額外的錄製影片的技术及後期製作的技巧，以上原因均減少學生參加比賽的意願。

表 3.5.1：學生曾參加校外比賽的模式(可填多於一項)

	學校數目
學生實體參與比賽	53 (80.30%)
學生進行網上實時比賽	43 (65.15%)
學生自行錄製比賽片段	60 (90.91%)
學生進行實體/網上混合模式比賽	23 (34.85%)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66</u>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表 3.5.2：參加校外比賽的學生人數(比對疫情前)的變化

	學校數目
參加校外比賽的學生人數(比對疫情前) 增加	3 (4.55%)
參加校外比賽的學生人數(比對疫情前) 減少	59 (9.39%)
參加校外比賽的學生人數(比對疫情前) 不變	4 (6.06%)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66</u>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表 3.5.3：學校替學生報名參加校外比賽的困難(可填多於一項)

	學校數目
部分比賽轉為網上比賽	35 (53.03%)
家長不願意讓子女參加	31 (46.97%)
防疫措施影響老師帶隊參加比賽	39 (59.09%)
一般課外活動因疫情暫停/減少	59 (89.39%)
校隊訓練因疫情暫停或減少訓練	56 (84.85%)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66</u>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引言

境外遊學活動是指由學校策劃、組織，並以校方委任領隊負責帶領學生到香港以外地區作探訪、交流、研習或服務等活動。有目的地為學生設計合適的遊學活動內容以達至相關的學習目標(戶外活動指引，教育局，2020)。學校積極設置多元化的活動，擴闊學科的學習層面，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推動全人教育、多元智能發展。學校關注學生參與全方位學習的機會，致力為他們安排課時內的參觀、比賽學習活動，更安排多元化的課外活動。為著推動多元經歷、全人發展，鼓勵學生參與境外遊學活動是現今教育的大趨勢。

透過國內外的遊學活動能擴闊學生的視野，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自 2011 年關愛基金推出援助項目支援清貧學生，其中「校本基金（境外學習）」目的是資助低收入家庭的中、小學生參加境外學習活動，讓他們有更多機會與校內的其他同學一起參加這些活動，增進知識、擴闊視野和學習經歷。受資助的境外學習活動須具備學習元素，而學校須就活動設定學習主題、學習事項及學習目標，並按此籌劃行程。活動完結後，學校須要求參加學生總結學習成果。學生全人發展的關注逐漸成為當前一項重要的教學議題。

自關愛基金推出「校本基金（境外學習）」後，各校的校長、課程主任、課外活動主任和家長等都越來越關注境外學習安排的問題。作為一種共識，校方開始將境外學習視為一個“風險和時機”共存的機遇：學生如果不能充實而富有收穫地度過境外學習，將會對學生、學校帶來負面影響。相反，學生參加有組織的境外學習將有益於個人和學校；課程和活動的發展。從最初增廣見聞為主要目的境外學習，逐漸擴展到配合課程需要的校本發展計劃為要點的交流項目，滿足靈活豐富多元發展需求、為不同家庭背景的兒童發展的增益、探索創新教學實踐等多重實用性功能。境外學習對學生、家庭和社區等多元群體發揮了不同作用，為學生提供更多多元學習與世界聯繫的機會。經過長期探索及研討，境外學習逐漸形成較為完整的組織實施體系。學生能在境外學習中獲得豐富體驗，受益於實施的跨學科課程與境外學習項目進行的綜合性規劃，以保證境外學習採用動態靈活的模式，提供多元化課程作為教學示例。

疫情前，一些學校把境外學習結合制服團隊、增設服務團體境外計劃，推廣服務學習，帶領學生參與境外服務活動；另一些學校更設置多元智能獎勵計劃，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境外學習活動。學校更藉此有計劃地發掘具潛能的學生，加以培育，使他們有顯才的機會。

疫情下的機遇，引發網上境外學習的新局面

學校面對疫情的局限，不斷對實地的境外學習模式所帶來的益處加以思考，尋找出路。於是部份小學去年推行**網上的境外學習**。是次研究網上的境外學習形式及成效進行調整，以改進疫情後的境外學習模式。學校內課外活動行政工作上為境外學習設置一個獨立的小組，專責設計和統籌境外學習的內容，以真正發揮其潛力，成為家庭與學校共同幫助學生成長的機遇。

從資料所得，進行網上境外學習的小學佔 **23.08%**。相信於疫情期間要了解境外學習的服務提供機構較為困難，亦明白小學負責境外遊學的課外活動主任大多數欠缺相關的資訊、學校在疫情期間要面對「停課不停學」已經甚為困難，還要處理網上境外遊學活動--讓學生在家或在學校進行網上境外學習等從未經歷過的情景，可預知學校及老師將會面對很多挑戰與困難。但是從資料所得，仍然有小部份小學嘗試於困難重重的疫情期間開展網上境外遊學的學習。在進行網上境外學習的小學中，仍然有個別學校進行多過一次的網上境外學習：當中 **53.33%** 的小學進行了一次網上境外學習、**40%** 的小學進行了兩次網上境外學習及 **6.67%** 的小學進行了三次網上境外學習。網上境外學習活動的目的地，以亞洲及中國地方為主(分別佔 **40.90%**及 **36.36%**)，此外歐洲地方佔 **18.18%**，有關資料見下表 **3.6.1**。

表 3.6.1：舉辦網上境外學習活動的目的地(可填多於一項)

	學校數目
歐洲	18.18%
大洋洲	4.54%
亞洲(除中國內地)	40.90%
中國	36.36%

學校為小學生於疫情期間舉辦網上境外遊學的首三項原因分別為認識當地的文化 (**38.24%**)；配合學科的需要，增強該學科的學術知識 (**23.53%**) 及善用全方位津貼，測試網上遊學團的成效 (**20.59%**)，有關資料見可下表 **3.6.2**。

表 3.6.2：學校為學生於疫情期間舉辦網上境外遊學的原因(可填多於一項)

	百分比
1. 認識當地的文化	38.24%
2. 與姊妹學校的交流	8.82%
3. 配合學科的需要，增強該學科的學術知識	23.53%
4. 為升學探索及搜集資料作準備	0%
5. 配合義工服務的需要	0%
6. 配合運動訓練體育交流	0%
7. 配合比賽需要而出外地訓練	0%
8. 為學校宣傳	8.82%
9. 善用全方位津貼，測試網上遊學團的成效	20.59%

既然是新機遇，網上境外學習可有多種的形式呢？這也是小學老師們與負責服務機構共同營造的新網上學習方式。網上境外學習可有五種不同的形式。(1) 網上遊歷外國景點並且同時由主持人於該景點介紹景點內容；(2) 網上遊歷外國景點並且同時由主持人於其他地方(例如學校、公司)介紹景點內容；(3) 只網上遊歷外國景點但是由學校老師介紹景點內容；(4) 觀看預先錄製的影片同時由主持人於景點實地介紹景點內容；(5) 觀看預先錄製的影片同時由與主持人於其他地方(例如學校、公司)介紹景點內容。網上境外學習的不同形式，主要分別為預製形式、現場直播模式的不同組合。當中以「網上遊歷外國景點並且同時由主持人於該景點介紹景點內容」的形式佔大多數（58.82%），有關資料見下表 3.6.3。

(1) 網上遊歷外國景點並且同時由主持人於該景點介紹景點內容：

直播網上遊歷外國的景點，主持人於直播的場地對著鏡頭現場講課，可以即時與學生互動，此形式最多學校採用。事前需要很多準備功夫，如收音、燈光、轉播的技術；現場環境的規劃、人流控制、租借場地的費用；主持人知識必須紮實，因老師與學生隨時提問問題；節目內容的趣味；節目內容與課程相配合的考量、學生的投入程序。

(2) 網上遊歷外國景點並且同時由主持人於其他地方(例如學校、公司)介紹景點內容：

直播網上遊歷外國的景點，主持人不在直播的場地現場講課，而是在另一室內場所如公司內即時與學生互動。事前需要準備景點中的收音、燈光、轉播的技術；現場環境的規劃、人流控制、租借場地的費用，但節目部份於室內進行可減少製作成本。

(3) 只網上遊歷外國景點但是由學校老師介紹景點內容：

直播網上遊歷外國的景點，主持人由學校老師負責並且不在直播的場地現場講課，而是在學校的室內場所舉行如在學校內即時與學生互動。事前需要準備，景點中的收音、燈光、轉播的技術；現場環境的規劃、人流控制、租借場地的費用，但節目部份由老師負責，老師再即時於直播解答學生的疑問，最後提供練習讓學生能掌握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學校整體需負擔的費用較少。

(4) 觀看預先錄製的影片同時由主持人於景點實地介紹景點內容：

把現場需講解的場境錄影，再進行後期製作，加上字幕，製作比較繁複但影片出來的效果更好。主持人於直播的場地對著鏡頭現場講課，可以即時與學生互動；教學部分則觀看錄影。需要現場環境的規劃、人流控制、租借場地的範圍相對較少。

(5) 觀看預先錄製的影片同時由主持人於其他地方(例如學校、公司)介紹景點內容：

把現場需講解的場境錄影，再進行後期製作，加上字幕，製作比較繁複但影片出來的效果更好。主持人不在直播的場地現場講課，而是在另一室內場所如公司內即時與學生互動。

表 3.6.3：學校舉辦網上境外學習的形式(可填多於一項)

	百分比
1. 網上遊歷外國景點並且同時由主持人於該景點介紹景點內容	58.82%
2. 網上遊歷外國景點並且同時由主持人於其他地方(例如學校、公司)介紹景點內容	23.53%
3. 只網上遊歷外國景點但是由學校老師介紹景點內容	0%
4. 觀看預先錄製的影片同時由主持人於景點實地介紹景點內容	11.76%
5. 觀看預先錄製的影片同時由主持人於其他地方(例如學校、公司)介紹景點內容	5.88%

疫情期間，善用網路進行教學甚至網上境外學習已嘗試開展並加以推廣，教師和學生也製作影片以加強教學。師生對網上境外學習的期望很高。因此對於負責課外活動的行政同工來說，如何提升學校及教師尤其是課外活動主任對網上境外遊學的知識及負責營運有關外網上境外學習的服務提供者甚為重要。正如問卷

結果所得，老師對網上遊學機構背景的熟悉程度最影響他們選擇推行網上境外遊學的主要原因(53.33%)，其次為網上境外遊學的時間編排(48.39%)有關資料見下表 3.6.4。

表 3.6.4：學校選擇以上形式的網上境外遊學的原因(可填多於一項)

	百分比
1. 資金	3.23%
2. 網上境外遊學的時間編排	48.39%
3. 熟悉網上遊學機構的背景	53.33%
4. 對學校課時的影響	9.68%
5. 家長的支持及信任	3.23%
6. 學生的意願	0%
7. 老師籌辦網上遊學的能力	6.45%
8. 校方支持	3.23%

舉辦網上境外學習的困難

現時網上境外學習純粹係疫情期間的產品，為學校提供網上境外遊學的服務供應商所提供的服務參差不齊。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於 2022 年 8 月進行網上境外遊學經驗分享會，當中邀請四間曾舉辦網上境外遊學的負責老師分享當中籌辦網上境外遊學的困難與挑戰。從網上實時學習或透過影片學習的過程中，學生都增強了學習興趣、並能完成設定的學習任務。既然是新挑戰，當然在籌辦及進行網上境外學習的過程中亦面臨不同的困難，包括網上境外學習所持續的時間短、個別機構提供的網上實時轉播的組織鬆散、沒有時間進行提前計劃、額外安排老師在香港的課室內照顧學生的學習，增加了教師人手的需求，個別網上課程提供多於一次的學習活動，可是期間之連續性及相關性較低，影響學生學習的表現及投入程度。個別網上學習時傳播受到干擾，期間多次停頓，學習時間被迫延長亦影響當天其他課堂的安排。

網上境外遊學的開展為學生提供良好的課後發展，以學生的成長發展為核心不斷延展、探索、豐富疫情期間所面對的地域限制。個別網上的境外遊學的活動內容，提供高品質的擴展、實時的互動，擴展學生的體驗與引領他們持續學習的機會。學校關注學生參與網上境外遊學的機會，致力為學生安排課時內的網上學習、課時以外的網上境外遊學活動，更安排多元化的延申活動，例如課專題研習、學習成果匯報展覽；透過與國外的教育交流，擴闊師生的視野，豐富他們的學習

經歷。個別學校更藉此有計劃地透過網上境外遊學的學習任務讓具備不同潛能的學生，展現才能的機會。

結語

網上境外遊學從疫情局限、學校需要、學生綜合發展等的考慮，而訂定其目標及發展的方向。疫情期間推行網上境外學習多數是配合學校課程發展、推廣學校及配合學科的需要增強學科的知識。疫情期間能夠推行網上的境外遊學對學生能擴闊生活體驗、照顧學生被要求留在家學習的複雜心情，亦是一個良好的契機已協助他們成長及照顧留家學習所產生的負面情緒。

網上境外學習仍然聯繫著功能定位、資源供給、課程規劃等多元角度考慮。未來，網上境外學習也需結合自身功能的優點、配合學校的發展需要及處理經費來源等現實問題，不斷進行優化與變革，甚至配合人工智能的科技發展，在疫情後新常態下，如能建構出一套完善的網上境外學習經驗守則，將會為學界在境外學習上引領出新面貌。



第7節：全方位學習日

梁慧盈

全方位學習對小學生的學習有多方面的貢獻，它可以提高小學生的學習成效。全方位學習強調同學的主動參與和自主學習，讓小學生在不同的學習情境中學習，提高其學習成效。同時，全方位學習也可以增強小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讓小學生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學習風格和學習需求，進而掌握自己的學習進程和方向。

此外，全方位學習還可以培養小學生的創造力和解決問題能力，激發小學生的想像力，讓他們學會如何從不同的角度和方法來思考和解決問題。同時，全方位學習也可以增進小學生的社交技能，因為在全方位學習中，小學生需要與他人合作完成任務，透過與他人的互動和溝通，小學生可以學會如何有效地溝通和協作，增強其社交技能。

疫情下，許多老師開始探索以不同的形式繼續推行全方位學習活動。疫情下仍有 83.78%的受訪學校推行全方位活動。學校舉辦全方位學習日的年級仍盡量涵蓋全校學生(佔 94.6%);個別學校只為高年級的同學舉辦全方位活動(佔 5.4%)。有關資料見下表 3.7.1 及 3.7.2。

表 3.7.1：學校有沒有舉辦全方位學習日

	百分比
有	83.78%
沒有	16.22%

表 3.7.2：學校為哪些年級的學生舉辦全方位學習日(可填多於一項)

	百分比
4-5 年級	2.70%
4-6 年級	2.70%
1-5 年級	8.11%
1-6 年級	86.49%

小學教師設計了各種網上活動，包括網上閱讀、網上探究、網上交流等，讓學生在家中也能夠進行全方位學習。老師還利用視頻會議工具進行網上互動，開展網上小組活動，讓學生在網上也能夠進行合作學習。在疫情下，一些小學仍實

體舉辦全方位學習活動，老師可以讓學生進行課堂閱讀，並要求學生寫下閱讀心得，從而培養學生的閱讀與寫作能力；老師還可以進行二人的小組討論，讓學生進行合作學習，從而培養學生的社交技能。老師亦會讓學生觀看影片，並且要求學生編寫劇本，從而培養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老師還可以運動軟件在網上討論，避免受新冠肺炎感染的風險但仍能夠持續小組互動的功效。讓學生在網上進行交流，從而增進學生的交際能力。

調查報告顯示了一些在疫情下推行全方位學習活動的實踐經驗和案例。這些活動可以幫助學生快在家中進行全方位學習，從而保證學生的學習效果和學習體驗。此外，疫情導致學校停課，學生需要在家中進行網上學習。全方位學習活動是一種多元化的學習方式，可以培養學生的多種能力。通過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疫情下全方位學習活動的實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是它仍然能夠對學生的學習效果和學習體驗產生積極的影響。有關資料見下表 3.7.3。

表 3.7.3：學校以哪種模式舉辦全方位學習日(可填多於一項)

	百分比
(1) 學生實體參與	58.49%
(2) 學生網上參與	16.98%
(3) 學生利用線上線下混合模式參與	15.09%
(4) 在本地主題公園舉辦全方位學習日	9.43%

在疫情下，網上學習成為了學生學習的主要途徑，尤其是小學生。然而，小學生的學習方式和學習需求與其他年齡段的學生有所不同，需要老師針對性地進行調整和改進，以實現全方位學習。報告旨出學校為學生舉辦多元化的全方位學習日，包括講座、實地參觀、分組活動、學科研究、課業匯報、主題學習等以幫助小學生老師更有效地鞏固學科知識和培養多元學習的技能。當中以講座、實體參觀及學科活動為主，有關資料見下表 3.7.4。

表 3.7.4：全方位學習日的學習要點(可填多於一項)

	百分比
(1) 學生會出外實體地進行服務學習	2.50%
(2) 學生會出外實體地參觀	19.17%
(3) 學生會留在學校參與活動或講座	24.17%
(4) 學生會明確被告知學習目標	19.17%
(5) 學生進行的活動明顯與學科有關	23.33%
(6) 學生會完成由老師提供的課業	11.67%
(7) 學生會的課業會計算成績，並正式公布(例如在成績表上)	0%

疫情下的網上全方位學習活動需要老師的努力和創新，老師可以根據學生的需求和學校的需要進行合理調整和改進，以實現全方位學習的目標，包括以下三項：(一)老師可以為學生提供適當的設備和軟件支持，例如電腦、平板電腦、耳機、麥克風等，讓學生可以更好地參與線上學習。這樣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效果和學習體驗。(二)老師可以建立線上教學平台，例如使用教學管理系統或者使用網絡會議軟件，以便學生可以隨時隨地進行線上學習。這樣可以方便學生進行線上學習，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和學習效果。(三)老師可以與家長合作，加強學生的家庭學習。例如老師可以提供線上課程、線上作業等學習資源給家長，讓他們可以與孩子一起學習。這樣可以加強學生的學習效果和學習體驗，亦可幫助老師更有效地實現全方位學習，提高學生的學習效果和學習體驗。

學科及課外活動主任負責全方位學習活動

全方位學習活動由學校的不同老師負責，主要是科主任及課外活動主任，各佔 41.18%及 37.25%，有關資料見下表 3.7.5。因為這類活動旨在提供學生多樣化的學習經驗和機會，讓他們能夠在不同的領域中發掘及發展自己的潛力和興趣。這樣的學習體驗需要不同領域的專業老師來負責。此外，全方位學習活動也有利於促進學校內部的跨學科合作和教學資源的共享。不同老師可以通過協作和交流，共同創造出更豐富、更全面的學習體驗，並且能夠更好地連接不同學科之間的知識和技能。例如：藝術展覽和表演以讓學生展示他們的藝術作品，並讓他們參與藝術表演或製作。通過參與社區服務活動，例如為探訪老人院，讓學生體驗社區貢獻的重要性，並且學習如何與他人合作。另外，科學實驗活動能讓學生參與科學實驗和展示，讓他們探索科學知識和發現科學世界的奧秘。

表 3.7.5：負責全方位學習日的組別

	百分比
(1) 學科/科主任/學務/教務組	41.18%
(2) 課外活動組	37.25%
(3) 全方位學習組	19.61%
(4) 課程發展組	1.96%

由於全方位學習活動的範圍很廣，需要提供多樣化的學習體驗，因此單一老師很難獨自負責。通過讓不同老師負責不同的項目或活動，可以更好地滿足學生的需求和興趣，提高學習成效。因此，全方位學習活動需要不同學科的專業老師來負責，這樣可以提供多樣化的學習體驗和機會，促進跨學科合作和教學資源的共享，並且更好地滿足學生的需求和興趣。

全方位學習活動是學校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可以幫助學生在不同領域中發掘和發展自己的潛力和興趣。這些活動不僅包括藝術展覽和表演活動，還包括體育和學科發展活動。學生透過參與體育活動和比賽，以提高學生的身體素質和運動技能。這些活動可以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能力、競爭意識和自信心，同時還可以讓學生們學會如何克服挫折和失敗，從而更好地面對生活中的挑戰。學生參與學科活動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求知欲望，同時還可以讓學生們學會如何獨立思考、解決問題和創新思維。在藝術展覽和表演活動方面，學生們可以展示自己的藝術作品和表演，包括繪畫、音樂、舞蹈等。這些活動可以提高學生的藝術素養和文化修養，同時還可以讓學生們得到展示自我和表達自己的機會，從而促進其全面發展和成長。

全方位學習活動對學生的發展和成長具有重要的意義。學校應該注重全方位學習的實施，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激發學生的潛力和興趣，幫助他們成為全面發展的人才。



歷奇活動或歷奇訓練營是近年中、小學經常舉辦的活動，學校利用特定的「歷奇」環境或平台，達至某些教育學生的目的。在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侵襲的陰霾下，學校仍會調撥資源，在嚴緊的防疫措施下繼續舉辦歷奇活動或歷奇訓練營嗎？舉辦這些歷奇活動的模式會有什麼變化？在艱難時期仍然堅持舉辦這些活動，總會有其特定目標吧，本研究也會問及舉辦這些歷奇活動的目的。

表 3.8.1：2021-22 學年舉辦歷奇活動/訓練營的學校數目

	學校數目
沒有舉辦歷奇活動	28 (42.42%)
有舉辦歷奇活動	38 (57.58%)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66</u>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表 3.8.2：2021-22 學年舉辦歷奇活動/訓練營的目的 (可填多於一項)

	學校數目
提升學生自信	56 (84.85%)
建立團隊精神	50 (75.76%)
領袖訓練	43 (65.15%)
訓練共通能力	33 (50.00%)
善用全方位學習津貼	24 (36.36%)
改善學生行為	21 (31.82%)
作為輔導學生的切入點	19 (28.79%)
疏導學生精力	12 (18.18%)
其他：• 升中 • 宗教	2 (3.03%)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66</u>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根據香港小學課外活動的研究(龔萬聲、胡漢基、朱惠玲、文達聰，2014)，2013-14 學年全港有 76%的小學有舉辦歷奇活動。雖然學校在 2021-22 學年仍然受到疫症困擾，在嚴緊的防疫措施下，仍有 57.58%的學校舉辦歷奇活動，可見學校仍然重視這類型的活動，所以才會投放人力物力舉辦相關活動。

什麼是歷奇活動？根據李德誠、麥淑華(2002，頁 24)認為：

「歷奇就是體驗一些嶄新的事情(doing something new)，當中包括了一定的技巧難度，是陌生的、具挑戰的、與慣常生活方式不同的體驗，過程中可能面對艱苦及挫敗，甚或要處理箇中的危機及真實的危險。

然而，這不單觸發人面對挑戰的意欲，更在高度震撼中攪動心靈，形成心理上的邊緣經驗(Edge Experience)，是一個最佳的受教時刻(Teachable Moment)。參加者跨越挑戰後，將有一份滿足感，並遇上成長機會，這正是歷奇與輔導的結合點！」

而學校舉辦歷奇活動的目的，也是希望藉著活動令學生跳出安舒區(Comfort Zone)，然後幾乎都是經歷以下套路，達至深層次態度及價值觀的變化：

面對挑戰→可能有團隊支持/合作；也可能獨自面對→跨越難關→產生即時滿足感、自我能力感→導師的導引/解說(Debriefing)→參加者產生深層次態度/價值觀/信念的變化

研究發現在 2021-22 學年，大部份學校希望藉歷奇活動「提升學生自信(84.85%)」、「建立團隊精神(75.76%)」、「領袖訓練(65.15%)」及「訓練共通能力(50.00%)」等建立學生正面價值觀、態度及能力為目的。這些籌辦歷奇活動的目的與 2014 年的研究結果相約，當時有超過 7 成學校是為著「學生個人成長」；大約 5 成學校是為著「領袖訓練」而籌辦歷奇活動。不過研究更發現 36.36%學校舉辦歷奇活動是為了「善用全方位學習津貼」，這反映如何善用全方位學習津貼對學校的確構成壓力，所以才會作為考慮籌辦歷奇活動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部份學校希望藉歷奇活動「改善學生行為(31.82%)」、「作為輔導學生的切入點(28.79%)」及「疏導學生精力(18.18%)」等較為補救性的目的。而 2014 年的研究結果亦發現有接近 4 成學校是為著「改善學生行為」及「作為輔導學生的切入點」。無論是建立學生正面價值觀、態度及能力，還是較為補救性的改善學生行為等，學校似乎也希望透過歷奇活動，達至學生的全人發展。難怪就算疫情尚未退卻，還有嚴格的防疫措施，已經有超過一半的學校在 2021-22 學年恢復舉辦歷奇活動。

本研究除了探討舉辦歷奇活動的學校數目和目的，還會問到舉辦歷奇活動的模式。

表 3.8.3：2021-22 學年舉辦歷奇活動/訓練營的模式 (可填多於一項)

	學校數目
外判予校外團體，並租用校外場地進行	16 (42.11%)
外判予校外團體，在校內進行	22 (57.89%)
由學校老師籌劃，並在校內進行	7 (18.42%)
線上/虛擬歷奇活動	1 (2.63%)
其他：課外活動老師帶學生到營地參加營地安排的歷奇活動	1 (2.63%)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u>38</u> 所有舉辦歷奇活動的學校為基數	

可能是歷奇活動的性質吧，研究發現在 2021-22 學年只有 1 所學校(2.63%)舉辦線上/虛擬歷奇活動，即大部份學校都會實體舉辦活動。而當學校實體舉辦歷奇活動，大部份學校也會把活動外判予校外團體，只有不足兩成學校(18.42%)是完全由學校老師籌劃活動。這點也十分合理吧，尤其一些涉及較高危險性、專業技巧及特定設施的歷奇活動，例如高牆(High Wall)、巨人梯(Grand Ladder)、浮伐、繩網陣等，必定要由專業導師帶領。就算一般歷奇活動，涉及危險性較低的活動，能夠由老師親自帶領活動，但老師懂得有效帶領解說(Debriefing)嗎？老師可以「引導」學生表達，而不是帶有權威的「指導」嗎？但是我們想提醒學校及老師，不要以為把活動外判予校外團體，就可以放手不理，把學生完全交給校外團體，因為老師才最明白學生的特性及性格；老師也可以在活動過程中與導師密切溝通，令所有學生都得到最貼心的照顧。而且，老師在活動期間親身陪伴，見證著學生挑戰困難、既哭且笑、克服障礙然後滿足自信地微笑，不是十分難得、十分有價值嗎？如果不想 2017 年 3 月在傳媒鬧得沸沸揚揚的「訓練營風波」⁷發生在你的學生身上，學校及老師在歷奇活動的籌劃、實施及評鑑階段都要與校外導師有緊密溝通，令校外導師和校內老師各司其職，以提升活動效能。



第四章：學生活動

「學生活動」包括學會、短期班或校內外比賽，
可以是自己或校外機構為學生組織的活動。

龔萬聲

香港的小學除了舉辦全校性的活動，例如學校旅行、水/陸運會、全方位學習日、綜藝匯演、宿營等(見第三章：學校大型活動)。但最能夠照顧學生個人興趣發展的，或是按不同學校情況以校本發展的，應該就是規模較小、學生有更大自由度的一些「學生活動」。這些活動包括學會、短期班或校內外比賽，可以是自己或校外機構為學生組織的活動。我們會把這些活動分為 4 大類：體育類(表 4.1)、學術類(表 4.3)、藝術及興趣類(表 4.5)、服務及宗教類(表 4.7)。我們也會對比過往在 1989 年全港性的小學課外活動調查(黃顯華、馮以宏, 1993), 及龔萬聲、胡漢基、朱惠玲、文達聰(2014)進行的《香港小學課外活動(2014)調查報告》，透視出不同歷史脈絡下，小學活動的變化。

在 2021-22 學年，受疫情影響，學校仍未回復正常運作：有限的面授課堂時間、戴著口罩的校園生活、學生要有足夠的疫苗注射、減少學生聚集及共用物品的措施等，的確會令學校及老師籌辦活動及學生參與活動時增添難度。但對比起 2019-20 下半學年幾乎完全因疫情停課及 2020-21 學年時部份時間只有網課，而大部份時間只有半日課堂，2021-22 學年的情況已經有改善。老師最明白這群 6-12 歲的學生，最需要發展自己的個人興趣，也要在同儕互動中學習待人接物，或是需要透過活動建立堅毅、國民身份認同、關愛、責任感等不同的價值觀，所以就算疫情尚未完全退卻，學校已開始如雨後春筍般，組織起各式各樣的學會、短期班或校內外比賽。熱愛運動或好動的學生可以參加不同的體育類活動；愛好學術發展的學生可以參加不同學科課程延伸的學術類活動、訓練及比賽；多樣化的藝術及興趣班就最能訓練學生創意及培育他們的音樂及美術修養；各種制服隊伍及服務小組就可以培育學生的承擔、關愛、責任感等；宗教小組及團契等就可以培育學生靈性發展。

此外，為著令這些學生活動更多元化，也令學生可以接受較專業的培訓，同時可以減低學校老師的工作量，學校都會調撥資源，聘請外聘導師、教練等。我們也會在本研究向受訪學校查詢每項學生活動的外聘導師數目，然後討論外聘導師這個現象對學校的影響。

表 4.1 體育類活動 (接受調查學校數目=66)

設有該活動的學校數目及百分比				外聘導師人數 (學校數目)
1.	田徑	52	78.79%	0 人(15) ; 1-2 人(29) ; 3-4 人(8)
2.	籃球	50	75.77%	0 人(16) ; 1-2 人(28) ; 3-4 人(6)
3.	乒乓球	45	68.18%	0 人(1) ; 1-2 人(36) ; 3-4 人(8)
4.	足球	44	66.67%	0 人(9) ; 1-2 人(32) ; 3-4 人(3)
5.	跳繩	41	62.12%	0 人(4) ; 1-2 人(30) ; 3-4 人(7)
6.	游泳	33	50.00%	0 人(3) ; 1-2 人(18) ; 3-4 人(10) ; 5-9 人(1) ; ≥10 人(1)
7.	跆拳道	32	48.48%	0 人(4) ; 1-2 人(21) ; 3-4 人(7)
8.	羽毛球	32	48.48%	0 人(4) ; 1-2 人(24) ; 3-4 人(4)
9.	排球	22	33.33%	0 人(9) ; 1-2 人(9) ; 3-4 人(4)
10.	劍擊	21	31.82%	0 人(3) ; 1-2 人(14) ; 3-4 人(4)
11.	武術	19	28.79%	0 人(3) ; 1-2 人(12) ; 3-4 人(4)
12.	舞獅/龍	19	28.79%	0 人(4) ; 1-2 人(15)
13.	欖球	14	21.21%	0 人(1) ; 1-2 人(12) ; 3-4 人(1)
14.	雜耍	13	19.70%	0 人(3) ; 1-2 人(9) ; 3-4 人(1)
15.	躲避盤	13	19.70%	0 人(6) ; 1-2 人(7)
16.	閃避球	11	16.67%	0 人(8) ; 1-2 人(3)
17.	手球	11	16.67%	0 人(7) ; 1-2 人(2) ; 3-4 人(2)
18.	體操	9	13.64%	0 人(3) ; 1-2 人(5) ; 3-4 人(1)
19.	長跑	9	13.64%	0 人(5) ; 1-2 人(4)
20.	網球	8	12.50%	0 人(3) ; 1-2 人(3) ; 3-4 人(2)
21.	滾軸溜冰	6	9.09%	0 人(4) ; 1-2 人(2)
22.	單車	5	7.58%	0 人(3) ; 1-2 人(2)
23.	足毬	5	7.58%	0 人(3) ; 1-2 人(1) ; 3-4 人(1)
24.	柔道	5	7.58%	0 人(4) ; 1-2 人(1)
25.	攀石	4	6.06%	0 人(3) ; 1-2 人(1)
26.	壁球	4	6.06%	0 人(3) ; 1-2 人(1)
27.	空手道	2	3.03%	1-2 人(2)
28.	疊杯	2	3.03%	1-2 人(1)
29.	壘球	1	1.52%	3-4 人(1)
30.	啦啦隊	1	1.52%	1-2 人(1)
31.	射箭	1	1.52%	1-2 人(1)
32.	電子閃避球	1	1.52%	0 人(1)
33.	有 1 所學校在其他活動填上「柔力球、划艇、地壺球、旋風球、VR 閃避球、KinBall」，沒有提及是否有外聘導師。			

- 第 27-33 項是「其他活動」，屬開放性答案，實際舉辦活動學校數字可能更多。
- 有學校在「體育類活動」填上中國舞、拉丁舞、爵士舞、街舞、Hip Hop、芭蕾舞、體育舞蹈等不同種類的舞蹈，我們會把數據歸類為「藝術及興趣類」(見表 4.5)。
- 有學校在其他活動填上「扯鈴」，我們會歸類為「雜耍類」。

表 4.2 比較 1989 年、2014 年及 2022 年體育類活動的熱門項目及學校百分比

	1989 年	2014 年	2022 年
1.	乒乓球 (81.46%)	田徑 (86.00%)	田徑 (78.79%)
2.	田徑 (65.48%)	籃球 (84.00%)	籃球 (75.77%)
3.	羽毛球 (57.14%)	乒乓球 (78.00%)	乒乓球 (68.18%)
4.	籃球 (56.12%)	足球 (75.00%)	足球 (66.67%)
5.	足球 (40.99%)	跆拳道 (71.00%)	跳繩 (62.12%)
6.	游泳 (30.61%)	游泳 (66.00%)	游泳 (50.00%)
7.		羽毛球 (62.00%)	跆拳道 (48.48%)
8.		跳繩 (57.00%)	羽毛球 (48.48%)
9.		排球 (51.00%)	排球 (33.33%)
10.		體操 (31.00%)	劍擊 (31.82%)

討論

從表 4.2，我們對比 2014 年及 2022 年調查報告的數據，不難發現小學所舉辦體育類活動的主流項目大致相同。不過應該是受到疫情影響吧，我們發現在 2021-22 學年，舉辦每項主流體育類活動相較 2013-14 學年的學校數目為少(除了少數項目，例如跳繩)。這也難怪，因為無論是學生還是外聘導師，在當時要注射足夠疫苗數目才可參加/施教課外活動；而且學生仍要戴上口罩才可以進行活動，但如果大家也試過戴著口罩做運動，就會知道並不好受；此外，這些主流體育類活動例如足球、籃球、排球、游泳等往往受場地限制的影響較大。相反一些活動例如跳繩，就較容易隨時隨地進行。另外有一些活動例如劍擊、武術、舞龍舞獅等，在 2021-22 學年也有大約三成的小學會舉辦。而舉辦欖球、雜耍的學校數目也比 2014 年的調查報告所記錄的數目為高，可見其受重視的程度正在上升。

我們也發現在這三十年間，香港的小學所提供的體育類活動愈趨多元化。1989 年的調查報告只記錄了 6 項主要的傳統體育類活動。但 2014 年及 2022 年的調查報告，卻記錄了超過 30 項的體育類活動，當中不乏「新興運動」，例如在本研究就發現分別有 19.70%及 16.67%的小學在 2021-22 學年，就有舉辦躲避盤及閃避球活動。而有 1 所學校在其他活動填上「柔力球、地壺球、旋風球、VR 閃避球、Kin Ball」；也有學校填上電子閃避球、疊杯/競技疊杯等。上列活動就算在 2014 年的研究報告也沒有記錄。這絕對是受惠於一些新興運動的協會大力推廣，致令學生有機會接觸、認識這些新興運動。

至於外聘導師方面，學校在各種體育類活動最經常會外聘 1-2 位導師。而聘用最多導師的活動是游泳(見表 4.1)。

表 4.3 學術類活動 (接受調查學校數目=66)

設有該活動的學校數目及百分比				外聘導師人數 (學校數目)
1.	音樂	55	83.33%	0 人(7) ; 1-2 人(16) ; 3-4 人(22) ; 5-9 人(5) ; ≥10 人(5)
2.	STEM/STEAM	53	80.30%	0 人(10) ; 1-2 人(33) ; 3-4 人(7) ; 5-9 人(2) ; ≥10 人(1)
3.	視藝/美術	51	77.27%	0 人(13) ; 1-2 人(30) ; 3-4 人(8)
4.	奧數	48	72.73%	0 人(12) ; 1-2 人(28) ; 3-4 人(8)
5.	英文	44	66.67%	0 人(8) ; 1-2 人(26) ; 3-4 人(5) ; 5-9 人(5)
6.	數學	40	60.61%	0 人(13) ; 1-2 人(22) ; 3-4 人(5)
7.	中文	39	59.09%	0 人(13) ; 1-2 人(20) ; 3-4 人(6)
8.	英文朗誦	35	53.03%	0 人(26) ; 1-2 人(8) ; 5-9 人(1)
9.	中文朗誦	34	51.52%	0 人(26) ; 1-2 人(7) ; 5-9 人(1)
10.	電腦	33	50.00%	0 人(9) ; 1-2 人(19) ; 3-4 人(4) ; ≥10 人(1)
11.	科學	32	48.48%	0 人(9) ; 1-2 人(18) ; 3-4 人(4) ; ≥10 人(1)
12.	常識/通識	25	37.88%	0 人(11) ; 1-2 人(11) ; 3-4 人(2) ; 5-9 人(1)
13.	普通話	23	34.85%	0 人(12) ; 1-2 人(10) ; 3-4 人(1)
14.	英文拼音	21	31.82%	0 人(8) ; 1-2 人(13)
15.	中文辯論	19	28.79%	0 人(7) ; 1-2 人(12)
16.	珠心算	18	27.27%	0 人(5) ; 1-2 人(11) ; 3-4 人(2)
17.	日/韓語	15	22.73%	0 人(5) ; 1-2 人(9) ; 3-4 人(1)
18.	設計與科技	13	19.70%	0 人(8) ; 1-2 人(2) ; 3-4 人(3)
19.	演講	12	18.18%	0 人(6) ; 1-2 人(5) ; 3-4 人(1)
20.	英文辯論	9	13.64%	0 人(5) ; 1-2 人(3)
21.	速算	8	12.50%	0 人(3) ; 1-2 人(5)
22.	法/德語	8	12.50%	0 人(5) ; 1-2 人(3)
23.	English Drama	1	1.52%	/
24.	班際常識問答比賽	1	1.52%	0 人(1)

- 第 23-24 項是「其他活動」，屬開放性答案，實際舉辦活動學校數字可能更多。
- 有學校在「學術類活動」填上中國舞、街舞等不同種類的舞蹈，我們會把數據歸類為「藝術及興趣類」(見表 4.5)。



表 4.4 比較 1989 年、2014 年及 2022 年學術類活動的熱門項目及學校百份比

	1989 年	2014 年	2022 年
1.	參觀(72.28%)	中文朗誦(83.00%)	音樂(83.33%)
2.	書法(61.05%)	英文朗誦(80.00%)	STEM/STEAM(80.30%)
3.	常識問答(41.50%)	視藝/美術(78.00%)	視藝/美術(77.27%)
4.	閱讀(40.82%)	英文(75.00%)	奧數(74.24%)
5.	國語(30.90%)	音樂(75.00%)	英文(66.67%)
6.	英語(23.13%)	奧數(75.00%)	數學(60.61%)
7.		數學(66.00%)	中文(59.09%)
8.		電腦(58.00%)	英文朗誦(53.03%)
9.		中文(54.00%)	中文朗誦(51.52%)
10.		普通話(50.00%)	電腦(50.00%)

討論

學術類課外活動通常與正規學科/學習領域有很強的關係，例如中文學會、中文朗誦、中文辯論、演講、普通話學會等應該是中國語文教育的延伸；數學學會、奧數、珠心算、速算等活動就屬於數學教育的延伸部份等。就是因為主要與學科的緊密聯繫，學校及老師安排這些活動會有較多資源可以運用。所以就算在 2021-22 學年面對嚴峻的疫情，學校仍可以組織學術類課外活動，以促進學生的學科學習，也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表 4.4，我們發現整體舉辦學術類課外活動的學校百份比雖然減少，但減幅並不嚴重，除了中、英文朗誦，舉辦學校的百分比與 2014 年的調查比較跌幅達三成。在 2021-22 學年，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際朗誦節不是現場比賽，而是錄影學生朗誦片段並在網上提交檔案。可能老師及學生都不喜歡這種可以多次錄影，然後揀選最佳學生朗誦片段作比賽的標準吧。

另外一個值得留意的項目是 STEM/STEAM 教育活動的普及性，這絕對是有賴香港以至全國，甚至全球學界為著未來科學及科技創新發展的項目。香港的小學當然順理成章把「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藝術」(Arts)及「數學」(Mathematics)等具正規學科背景的元素結合及統整，再配合校內校外不同的資源、課程、比賽，以達至刺激學生創意思維，動手製作及解決難題。本研究發現 STEM/STEAM 教育活動並未因疫情而退減，全港在 2021-22 學年有超過八成的學校舉辦有關活動，相比在 2014 年的調查，學校只反映有機械人、編程等零散的活動，似乎更有規模、更有系統地借助學生活動發展及輔助相關的 STEM/STEAM 教育。

外聘導師方面，有些活動例如中、英文朗誦，學校會以老師親身任教為主。而其餘活動則以外聘 1-2 位導師為主；而音樂及 STEM/STEAM 教育活動就會聘請較多導師，其中有 6 所學校有超過 10 位外聘導師進行有關學生活動。

表 4.5 藝術及興趣類活動 (接受調查學校數目=66)

設有該活動的學校數目及百分比				外聘導師人數 (學校數目)
1.	話劇/戲劇	39	59.09%	0 人(8) ; 1-2 人(25) ; 3-4 人(5) ; 5-9 人(1)
2.	機械人	35	53.03%	0 人(7) ; 1-2 人(24) ; 3-4 人(2) ; 5-9 人(1) ; ≥10 人(1)
3.	敲擊樂隊	35	53.03%	0 人(4) ; 1-2 人(26) ; 3-4 人(4) ; 5-9 人(1)
4.	歌詠團	33	50.00%	0 人(11) ; 1-2 人(19) ; 3-4 人(3)
5.	管弦樂團	32	48.48%	0 人(4) ; 1-2 人(21) ; 3-4 人(4) ; 5-9 人(2) ; ≥10 人(1)
6.	手鈴/手鐘	26	39.39%	0 人(13) ; 1-2 人(12) ; 5-9 人(1)
7.	東方舞	26	39.39%	0 人(2) ; 1-2 人(23) ; 3-4 人(1)
8.	手工藝	24	36.36%	0 人(10) ; 1-2 人(13) ; 3-4 人(1)
9.	魔術	21	31.82%	0 人(4) ; 1-2 人(15) ; 3-4 人(2)
10.	中國畫	19	28.79%	0 人(4) ; 1-2 人(14) ; 3-4 人(1)
11.	黏土/陶藝	19	28.79%	0 人(4) ; 1-2 人(13) ; 3-4 人(2)
12.	中樂團	18	27.27%	0 人(5) ; 1-2 人(5) ; 3-4 人(6) ; 5-9 人(2)
13.	街舞	17	25.76%	0 人(3) ; 1-2 人(13) ; 3-4 人(1)
14.	書法	16	24.24%	0 人(4) ; 1-2 人(11) ; 3-4 人(1)
15.	牧童笛/直笛隊	16	24.24%	0 人(13) ; 1-2 人(3)
16.	象棋/圍棋	15	22.73%	0 人(2) ; 1-2 人(10) ; 3-4 人(2) ; 5-9 人(1)
17.	園藝	15	22.73%	0 人(11) ; 1-2 人(4)
18.	Band 隊	14	21.21%	0 人(5) ; 1-2 人(7) ; 3-4 人(2)
19.	西洋畫	14	21.21%	0 人(3) ; 1-2 人(9) ; 3-4 人(2)
20.	模型	14	21.21%	0 人(5) ; 1-2 人(7) ; 3-4 人(2)
21.	摺紙/剪紙	13	19.70%	0 人(7) ; 1-2 人(5) ; 3-4 人(1)
22.	遠足	7	10.61%	0 人(7)
23.	廚藝/烹飪	7	10.61%	0 人(6) ; 1-2 人(1)
24.	天文	7	10.61%	0 人(6) ; 1-2 人(1)
25.	芭蕾舞	6	9.09%	0 人(2) ; 1-2 人(3) ; 3-4 人(1)
26.	編織	6	9.09%	0 人(5) ; 1-2 人(1)
27.	電玩	5	7.58%	0 人(4) ; 1-2 人(1)
28.	集郵	5	7.58%	0 人(5)
29.	小記者	6	9.09%	0 人(2) ; 1-2 人(4)
30.	非洲鼓	3	4.55%	1-2 人(2)
31.	無人機	1	1.52%	1-2 人(1)
32.	編程	1	1.52%	1-2 人(1)
33.	茶學	1	1.52%	1-2 人(1)
34.	印度舞	1	1.52%	1-2 人(1)
35.	沙畫	1	1.52%	1-2 人(1)
36.	KOL	1	1.52%	1-2 人(1)
37.	動畫配音	1	1.52%	1-2 人(1)
38.	小提琴	1	1.52%	1-2 人(1)
39.	小結他	1	1.52%	1-2 人(1)
40.	現代舞	1	1.52%	1-2 人(1)
41.	口琴	1	1.52%	1-2 人(1)
42.	扭氣球	1	1.52%	1-2 人(1)
43.	西班牙文化	1	1.52%	/
44.	陶笛	1	1.52%	1-2 人(1)

- 第 29-44 項是「其他活動」，屬開放性答案，實際舉辦活動學校數字可能更多。
- 有學校在「藝術及興趣類活動」填上「疊杯」，我們會把數據歸類為「體育類」(見表 4.1)。

表 4.6 比較 1989 年、2014 年及 2022 年藝術及興趣類活動的熱門項目及學校百分比

	1989 年	2014 年	2022 年
1.	旅行(80.61%)	話劇/戲劇(80.00%)	話劇/戲劇(59.09%)
2.	美勞(77.21%)	歌詠團(70.00%)	機械人(53.03%)
3.	歌詠(70.92%)	管弦樂團(50.00%)	敲擊樂隊(53.03%)
4.	棋藝(62.41%)	中國畫(46.00%)	歌詠團(50.00%)
5.	朗誦(58.18%)	敲擊樂隊(44.00%)	管弦樂團(48.48%)
6.	舞蹈(55.95%)	手工藝(42.00%)	手鈴/手鐘(39.39%)
7.	樂器(47.11%)	象棋/圍棋(42.00%)	東方舞(39.39%)
8.	園藝(44.73%)	東方舞(42.00%)	手工藝(36.36%)
9.	縫紉(34.86%)	園藝(42.00%)	魔術(31.82%)
10.	集郵(20.75%)	手鈴/手鐘(37.00%)	中國畫(28.79%)
11.	唱遊(19.90%)	機械人(37.00%)	黏土/陶藝(28.79%)
12.	戲劇(15.31%)	魔術(36.00%)	中樂團(27.27%)

討論

藝術及興趣類活動最能夠展示出學校多元化發展及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學生喜歡音樂的話，可以參加歌詠團、敲擊樂隊、管弦樂團、手鈴班、中樂團、牧童笛隊、非洲鼓等；學生喜歡跳舞的話，可以參加中國舞、街舞、芭蕾舞、現代舞等；學生對手工藝有興趣的話，可以參加手工藝班、陶瓷黏土班、摺紙、編織等活動。還有其他例如魔術、象棋、模型、天文、遠足等不同活動，包羅萬有，以滿足學生不同的興趣。疫情下，明顯有較少學校舉辦一些需要實體練習及演出的活動，例如話劇及歌詠團就分別比 2014 年的研究學校數目百分比減少兩成。我們亦聽過一些學校在 2021-22 學年會利用網上軟件，例如 Zoom 進行樂隊訓練或網上興趣班、象棋班、手工藝班、魔術班等，所以能夠維持一定的學校會舉辦這些活動。此外，受惠於 STEAM 教育的推展，舉辦機械人活動的學校數目亦有明顯增加。本研究亦發現在 2021-22 學年有一些新興活動，例如小記者、無人機、編程、沙畫、KOL、茶學、動畫配音、扭氣球、印度舞、西班牙文化等，在之前的研究都沒有學校會舉辦。反映學校能夠按當時學生的興趣，或最新的潮流，調撥資源，舉辦相關活動。其實自 1989 年的研究，到 2014 年或是 2022 年的研究，我們都發現每所學校所舉辦的藝術及興趣類活動都是百花齊放，沒有兩所學校是相同的，這樣學生才可以不斷嘗試，找到自己有興趣參與的活動。

對於這些藝術及興趣類活動，一般學校會外聘 1-2 位導師。但對於一些活動例如管弦樂團及機械人活動，學校會有較多外聘導師，有兩所小學甚至聘用超過 10 位導師教導學生。

表 4.7 服務及宗教類活動 (接受調查學校數目=66)

設有該活動的學校數目及百分比				外聘導師人數 (學校數目)
1.	風紀/領袖生	48	72.73%	0 人(39)；1-2 人(6)；3-4 人(2)；5-9 人(1)
2.	升旗隊	43	65.15%	0 人(29)；1-2 人(14)
3.	圖書館服務	43	65.15%	0 人(38)；1-2 人(5)
4.	小/幼童軍	38	57.58%	0 人(31)；1-2 人(3)；3-4 人(1)；5-9 人(1)；≥10 人(2)
5.	小女童軍	31	46.97%	0 人(26)；1-2 人(3)；3-4 人(1)；5-9 人(1)
6.	公益少年團	31	46.97%	0 人(29)；1-2 人(2)
7.	校園電視台	29	43.94%	0 人(25)；1-2 人(3)；3-4 人(1)
8.	少年警訊	25	37.88%	0 人(21)；1-2 人(4)
9.	團契	14	21.21%	0 人(11)；1-2 人(2)；≥10 人(1)
10.	宗教小組	14	21.21%	0 人(12)；1-2 人(2)
11.	交通安全隊	13	19.70%	0 人(9)；1-2 人(4)
12.	基督少年軍	13	19.70%	0 人(7)；1-2 人(3)；3-4 人(1)
13.	健康大使	12	18.18%	0 人(11)；1-2 人(1)
14.	社會服務組	9	13.64%	0 人(9)
15.	紅十字少年團	8	12.50%	0 人(7)；1-2 人(1)
16.	學生會	8	12.50%	0 人(8)
17.	銀樂隊	4	6.06%	0 人(4)
18.	環保大使	1	1.52%	1-2 人(1)
19.	新聞大使	1	1.52%	1-2 人(1)

- 第 18-19 項是「其他活動」，屬開放性答案，實際舉辦活動學校數字可能更多。

表 4.8 比較 1989 年、2014 年及 2022 年服務及宗教類活動的熱門項目及學校百分比

	1989 年	2014 年	2022 年
1.	風紀(78.57%)	風紀/領袖生(92.00%)	風紀/領袖生(72.73%)
2.	公益少年團(61.39%)	小/幼童軍(86.00%)	升旗隊(65.15%)
3.	男童軍(46.09%)	圖書館服務(82.00%)	圖書館服務(65.15%)
4.	女童軍(36.90%)	公益少年團(73.00%)	小/幼童軍(57.58%)
5.	宗教組(27.04%)	校園電視台(60.00%)	小女童軍(46.97%)
6.		小女童軍(51.00%)	公益少年團(46.97%)
7.		升旗隊(48.00%)	校園電視台(43.94%)
8.		少年警訊(47.00%)	少年警訊(37.88%)
9.		團契(44.00%)	團契(21.21%)
10.		基督少年軍(31.00%)	宗教小組(21.21%)

討論

學校亦會成立不同的制服隊伍，希望透過有規律的團體生活，及有進度性的訓練，甚至配合服務學習，培育學生的責任心、關愛及服務精神。並透過團體互動，讓學生學習待人接物，與人相處的技巧。由於不同的制服隊伍有不同的宗旨及活動，所以學校亦會有不同的制服團體。此外，學校也會透過團契或宗教小組，培育學生靈性的發展。

無論是制服隊伍、宗教小組、服務小組等，都需要學生親身參與，投入其中，學生才可以有最大得益。所以本研究發現在疫症期間，舉辦這些制服隊伍及宗教小組的學校數目，較 2014 年研究記錄學校的數目明顯減少。由風紀/領袖生，到圖書館服務、小/幼童軍、公益少年團、校園電視台等，舉辦活動的學校數目都有明顯下降。不過本研究亦發現，在 2021-22 年，學校舉辦升旗隊的數目比 2014 年的研究則有兩成的升幅，有超過六成學校已設有升旗隊。這可能是由於教育局在 2021 年 10 月發出指引⁸，指示學校每星期及學校重要日子（例如開學禮、畢業禮等）都要有升掛國旗及區旗儀式。所以學校都會成立升旗隊，教授正式升掛國旗的禮儀。其餘學校則可能依賴其他制服隊伍或領袖生，例如童軍、女童軍、交通安全隊、紅十字會少年團等負責每星期的升國旗儀式。

研究亦發現，制服隊伍或宗教小組都會由老師親自帶領及訓練，除了升旗隊可能需要向例如香港升旗隊總會或香港青少年軍總會等學習正式升國旗禮儀、中式步操等，其他制服隊伍、服務小組或宗教小組都會相對較少外聘導師。



外聘導師

我們亦一直關注外聘導師的問題，在 1989 年的研究當中並沒有提到外聘導師，或許當時的確很少學校會調撥額外資源聘請導師，或只是聘用很少外聘導師。但到了 2014 年及 2022 年的研究，幾乎每所小學都會聘用外聘導師，只是每所小學外聘導師的數目都會有所不同。在 2022 年的研究，有個別學校在單項課外活動例如管弦樂團聘請超過 10 名導師，然後又在 STEAM 教育活動聘請超過另外 10 名導師，再加上其他活動及球隊訓練，那麼該所學校在整學年已經有數十位的外聘導師了。

為何外聘導師現象會在小學如此普遍？首先外聘導師的確可以為學生帶來較專業的訓練，而學校的老師是未必能夠提供這些專業的訓練，例如升旗隊或一些體育項目。學校有時更樂於見到學生經過專業訓練後，在校外的一些比賽或活動能夠取得好成績或是獎項。而有時候則是學校希望發展該專項活動，例如 STEAM 教育或管弦樂團，但有沒有足夠人手帶領，學校便會選擇聘用外聘導師，然後由自己的老師負責管理或部份時間帶領該活動。這樣無形中可以減低學校老師的工作量。而最大的因素是教育局及其他部門每年都會撥款讓學校舉辦活動，例如全方位學習津貼⁹(Life-wide Learning Grant)、學生活動支援津貼¹⁰(SASG)、禁毒基金¹¹(Beat Drugs Fund)等。有了這些撥款資助，學校便可以更大自主性聘請導師，帶領學校的課外活動，組織更具校本性質的活動，更貼近自己學生的興趣。

我們對於外聘導師對學校、學生及活動的貢獻絕對予以肯定，只是想提出當學校大量聘用外聘導師的時候，是否有足夠的管理？老師是否完全放手，把學生交給外聘導師，然後自己回到教員室休息、改簿，在活動中全程缺席？我們在上一章討論「歷奇活動」時提到在 2017 年，便有外聘導師在訓練營中對學生使用「特別」的訓練方法，可能涉及違法行為，引起大眾關注。老師呢？可能也會犯上「疏忽」的法律責任。所以作為老師，除了要與校外導師有緊密溝通，其實還可以放下身段，與學生一同經歷、一同參與活動，絕對可以促進師生關係。況且最明白學生性格的絕對是老師啊！如果我們要透過課外活動促進學生的成長、建立學生的價值觀，老師的角色又怎麼可以缺席呢！



第五章：課外活動的統籌及行政工作

刁振邦

本研究除了關注各項課外活動形式與項目於疫情期間的變化外(例如開辦了什麼興趣班，有沒有舉辦旅行、大型匯演、水/陸運會、全方位學習日、訓練營、境外遊學等)外，我們也希望藉著問卷瞭解學校關於課外活動的統籌及行政工作，包括：

- I. 學校課外活動負責人的職級；
- II. 記錄課外活動中的學生表現(數據構成及其用途)；
- III. 課外活動項目興廢的機制；
- IV. 不同持分者在組織課外活動的參與度；
- V. 學生參與校內及校外活動的概況；
- VI. 學校在正規課時內安排活動課節情況；
- VII. 學校自行收生時考慮參與課外活動表現的概況；
- VIII. 學校推展課外活動的困難；
- IX. 學生參與課外活動後的得著。

通過以上調查，能更有效並立體地展示課外活動在校內的運作與發展。

(I) 學校課外活動負責人的職級

表 5.1 學校課外活動負責人的職級

負責人職級	學校數目
高級小學學位教師 (Senior Primary School Master/Mistress) (SPSM)	5(7.58%)
小學學位教師 (Primary School Master/Mistress) (PSM)	52(78.79%)
助理小學學位教師 (Assistant Primary School Master/Mistress) (APSM)	10 (15.15%)
APSM 及 PSM	4 (6.061%)
其他：高級學位教師 (Senior Graduate Master/Mistress) (SGM)	1 (1.51%) 「一條龍」學校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66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4 所小學多於 1 人統籌，因此總人數為 72 人)	

討論

隨著 2019/20 學年起，政府向學校恆常發放「全方位學習津貼」，支援學校大力推展全方位學習。課外活動的統籌、規劃與發展比以往更加重要，如何有效善用及分配津貼的運用，對學校的長遠發展及學生學習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從研究資料所得，有 86.37%以上的學校以中層管理人員即小學學位教師 Primary School Master (PSM)或以上職級擔任課外活動主任一職，對比 2014 年的調查(龔萬聲、胡漢基、朱惠玲、文達聰，2014)，增加了約 45%學校作出以上之安排。由此可見，學校愈來愈重視課外活動的發展。毫無疑問，以上安排能幫助學校在更宏觀的角度規劃整體課外活動發展，有效整合校內不同持分者的意見，帶領學校發展。可是，現時仍有 21%的學校由助理小學學位教師(APSM)擔任相關工作，他們是否有足夠影響力帶領學校規劃及發展全方位學習?如果有，是否應該值得得到更好的待遇呢?

(II) 記錄課外活動中的學生表現(數據構成及其用途)

表 5.2 學校為學生記錄課外活動的成績

	學校數目
沒有	4(6.06%)
有	62(93.94%)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66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表 5.3 課外活動記錄的數據構成

	學校數目
學生的出席紀錄	54(87.10%)
學生的表現、獲獎紀錄或結果	60(96.77%)
活動的參賽紀錄	52(83.87%)
導師對同學的評價	20(32.26%)
負責教師對活動的評價	27(43.55%)
同學之間互相的評價	1(1.61%)
學生自我評價	7(11.29%)
其他：	
學生及家長對導師的評價	1(1.61%)
學生對活動的評價	1(1.61%)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62 所有記錄課外活動的成績的學校為基數(學校可填寫多項)	

討論

從調查中顯示，現時有超過 93%的學校有為學生記錄課外活動的成績(見表 5.2)，對比 2014 年的調查(86%)，可見各學校愈來愈重視記錄學生學習以外的表現。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仍有 4 間學校沒有為學生記錄課外活動的成績，可反映出課外活動在學校的被重視程度仍未能與學術看齊，記錄與否仍可完全由校方自己決定。在記錄內容上，學校普遍會就有關學生出席率(87.10%)、學生表現及獲獎紀錄(96.77%)及參賽紀錄(83.87%)三個範疇進行紀錄。從筆者認識的學校當中，更有不少會將學生於活動獲得的成績與優點或績點獎勵掛勾。

調查中亦同時發現，部分學校在記錄課外活動成績時，會包含導師或負責老師對學生表現的評價，令活動記錄更全面。但只有小部分學校於活動記錄中加入學生自評和生生互評等元素，多元化的回饋有助學生改善學習，學校也能透過回饋從宏觀角度審視學生學習情況，筆者期待將來各學校能在課外活動記錄上能夠愈趨完善，最終能夠與學術記錄結合，具體地展現出學生的全人發展。

表 5.4 學校為學生記錄課外活動的方法（可以選擇多於一項）

	學校數目
老師輸入紀錄	62(100%)
家長輸入紀錄	9(14.52%)
學生自己輸入紀錄	5(8.06%)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62** 所有記錄課外活動的成績的學校為基數(學校可填寫多項)

在本次調查還研究了學校為學生記錄課外活動的方法，調查中，全部學校都會由老師為學生輸入紀錄，但隨著近年雲端檔案與線上輸入愈來愈方便，部分學校也開發了由學生或家長自己輸入的渠道。由學生及家長輸入，不但能減輕老師的行政工作量，也能令學生在課外活動的表現得到更全面的展示，長遠來說能達到學校、教師及學生三贏的效果。



(III) 學校用什麼機制決定學會(課外活動項目)的興廢

表 5.5 機制決定學會(課外活動項目)興廢的學校數目

	學校數目	
由校長、副校長或課外活動主任決定	54(81.82%)	* 共 43 所學校 (65.15%) 同時考慮了管理層、老師及學生三個持分者因素
視乎有沒有老師肯擔任導師/領隊	43(65.15%)	
視乎有沒有一定數量的學生參加作決定	48(72.73%)	
會透過諮詢同學意見 (例如問卷)作決定	11(16.67%)	*有 5 所學校只考慮了管理層和老師的因素
會透過諮詢老師意見 (例如問卷)作決定	26(39.39%)	
其他：		*有 2 所學校只考慮學生的參與率
沒有機制	1(1.52%)	
家長教師會的意見	1(1.52%)	
視乎老師的專長及市場需要	1(1.52%)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66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討論

比較 2014 年的相關調查(龔萬聲、胡漢基、朱惠玲、文達聰，2014)，本次研究發現現時學校比以往更著重同時考慮管理層、教師與學生三方面的因素，由 2014 年的只有 50% 學校同時考慮，至本次研究有超過 65% 的學校會同時考慮三方面，可見學校愈來愈重視教師和學生的才能和需要。

在微觀的角度看，學校裏決定學會或課外活動項目的興廢，仍主要由「校長、副校長或課外活動主任的決定」(81.82%)及「有沒有一定數量的學生參加」(72.73%) 兩個因素決定。

有一點令人驚訝的是，比較 2014 年的調查，在「諮詢老師意見」和「諮詢同學意見」兩個方面分別有約 8% 及 10% 的下跌。可見學校在發展課外活動上未必能充分考慮學生的興趣，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學生只可選擇「參加/不參加」所舉辦的活動，只有小部分學校會從學生的角度開辦新活動。當然，在實際的環境下，學校在舉辦不同活動時，會優先考慮學校發展特色、學校優勢、場地及地區資源等因素，但在保留以上因素的前提下，是否真的沒有空間與資源配合學生的興趣發展一些項目呢？這是一個值得學校領導層深思的問題。

(IV) 組織學校課外活動時，不同持分者的參與度及其影響

表 5.6 不同持分者的活動參與度

	持分者參與度				
	極高	高	一般	低	極低
老師	6 (9.09%)	43 (65.15%)	14 (21.21%)	2 (3.03%)	1 (1.52%)
學生	11 (16.67%)	24 (36.36%)	12 (18.18%)	10 (15.15%)	9 (13.64%)
家長	3 (4.55%)	16 (24.24%)	20 (30.30%)	17 (25.76%)	9 (13.64%)
外聘導師	8 (12.12%)	26 (39.39%)	18 (27.27%)	11 (16.67%)	3 (4.55%)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66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討論

隨著全方位學習津貼恆常發放，加上不同的低收入家庭資助，例如關愛基金、學生支援津貼等，很多學生都能夠以免費或者以優惠的價錢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除此以外，學校亦可按照學校的發展需要，運用「學校發展津貼」，補助並發展與學校定位相關連之項目(教育局，2007)。在眾多的資源下，學校在籌辦活動時，比以往更多聘請導師協助推行活動，但從調查可見，教師在所有持分者之中參與度達高或以上為 74.24%，仍遠較外聘導師的參與度達高或以上的 51.51% 超出約 23%，可以推斷，老師在活動的組織上仍擔當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除去活動導師指導的部分，老師仍須負責策劃活動的行政統籌、收生、財政管理以至照顧學生及管理秩序等工作。

除此以外，學生於組織活動中亦擔任了不少工作(參與度達高或以上者共達 53.03%)，例如協助老師轉遞訊息予其他學生及於活動前後設置及收拾場地等。但要真正減輕老師組織工作方面的壓力，可以嘗試從家長資源入手。現時，家長在組織課外活動的工作主要以擔任家長義工的角色協助推行課外活動，在調查中顯示，家長參與度較其他持分者低，參與度達高或以上的只有 28.79%。如學校能有效運用家長的力量，組織家長團隊協助課外活動的推行，應能成為老師在組織活動上的一大助力。

(V) 學生參與校內及校外活動的概況

表 5.7：學生平均一星期參加課外活動項目的數量(包括在活動課節的項目)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項目數量	學校數目	項目數量	學校數目
校內的活動	0	1(1.52%)	0	1(1.52%)
	0-1	2(3.03%)	0-1	1(1.52%)
	1	25(37.88%)	1	16(24.24%)
	1-2	9(13.64%)	1-2	6(9.09%)
	2	19(28.79%)	2	18(17.27%)
	2-3	2(3.03%)	2-3	4(6.06%)
	3 或以上	7(10.61%)	3 或以上	19(28.79%)
	沒有填寫	1(1.52%)	沒有填寫	1(1.52%)
校外的活動	0	2(3.03%)	0	4(6.06%)
	0-1	4(6.06%)	0-1	3(4.55%)
	1	33(50%)	1	22(33.33%)
	1-2	4(6.06%)	1-2	3(4.55%)
	2	13(19.70%)	2	14(21.21%)
	2-3	3(4.55%)	2-3	6(9.09%)
	3 或以上	4(6.06%)	3 或以上	12(18.18%)
	沒有填寫	2(3.03%)	沒有填寫	2(3.03%)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66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討論

從研究所得，在疫情下，小一至小三學生參加校內的課外活動最普遍為參加 1 項(37.88%)，其次為參加 2 項(28.79%)；小四至小六學生方面，參加校內的課外活動最普遍為參加 3 項或以上(28.79%)，其次為參加 1 項(24.24%)。當中發現高小學生參與校內課外活動的數量整體成上升趨勢，參加 2 項或以上的百分比由初小的 42.42% 上升到高小的 62.12%。出現這個現象估計是由於大部分學界的比賽主要是讓高年級組同學參加。以學體會比賽為例，雖然賽事分為甲組、乙組及丙組，但丙組的參賽年齡橫跨 1 至 4 年級適齡學童。此外，丙組的賽事項目也較甲組及乙組少。因此，學校在開辦活動時，也會偏向為高年級舉辦較多活動。

小學生參與校外的活動情況方面，與參與校內活動情況類似，參加的項目數量變化也是呈上升趨勢。

研究中最有趣的發現是，對比 2014 的相關調查(龔萬聲、胡漢基、朱惠玲、文達聰，2014)，在疫情下，學生參與校內或校外的課外活動情況沒有明顯的分別。這反映大部分學校在疫情下仍著重學生的全人發展。研究人員估計由於調查時間已經是疫情爆發後的第三年，即使教育局為減少疾病傳播的風險而推行半天上課，大部分學校仍因為社會漸漸復常而設法為學生於半天課時內加入課外活動時段。

表 5.8 疫情對學生參與校內及校外課外活動的影響

	疫情對學生參與活動影響度				
	極高	高	一般	低	極低
校內課外活動	23 (34.85%)	36 (54.55%)	7 (10.61%)	0 (0%)	0 (0%)
校外課外活動	24 (36.36%)	33 (50.00%)	9 (13.64%)	0 (0%)	0 (0%)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66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此部分調查同時研究有關疫情對學生參與校內及校外課外活動的影響，數據顯示對校內課外活動有高度影響的有接近 90%，而對校外課外活動有高度影響的亦有接近 87%。從以上研究可以推斷，活動主任於疫情期間舉辦活動的確困難重重，但在兩年疫情影響過後，活動主任都愈來愈懂得變通，例如嘗試以線上形式舉行活動，打破面授教學的局限。線上課堂的興起，相信便是學生參加與疫情前項目數量相約的活動的原因。



(VI) 學校在正規課時內安排全校性的活動課節情況

表 5.9 在疫情下，學校有學生安排全校性的活動課節的情況

	學校數目
有安排活動課節	42(63.64%)
沒有安排活動課節	24(36.36%)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66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表 5.10 學生參加活動的編排

學生參加活動的編排機制	學校數目
完全學生自由選擇	10(13.81%)
學生自選，然後老師作最終決定	38(90.48%)
完全由老師決定	11(26.19%)
按機制輪流參與	11(26.19%)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42 所有安排全校性的活動課節的學校為基數(學校可填寫多項)	

討論

與 2014 年的相關調查(龔萬聲、胡漢基、朱惠玲、文達聰，2014)相比，於疫情下，學校在正規課時內安排全校性的活動課節情況有約 30% 的跌幅。由有 94% 學校會在正規課時內安排全校性的活動課節，下降至只有 63.64% 學校仍有安排。筆者估計情況主要是由於疫情期間教育局推行半日面授，使學校沒有足夠的課時分配於推行活動課，此外，教育局學校健康指引亦限制「學校不可在另一個半天安排任何個別級別學生的學習或其他活動」，以上的指引亦令部分學校未能安排全校性的活動課節。

在有舉行全校性的活動課節的學校中，在學生參加活動的編排上亦有不同的機制。分別是「完全學生自由選擇」、「學生自選，然後老師作最終決定」、「完全由老師決定」及「按機制輪流參與」四類。其中有 90.48% 學校也採取「學生自選，然後老師作最終決定」的編排機制。於疫情下舉辦活動已顯得相當困難，大部分學校都能先收集學生意願後，再安排活動，能有效減少資源錯配的情況。研究者也認識一間學校，於疫情下為學生籌辦全校性的網上課外活動，活動以循環模式進行，每學期每個課程大約上 4 節，目標讓學生於疫情期間仍能接觸不同的活動，啟發興趣。

(VII) 自行招收新生或插班生入學時考慮該生參與課外活的表現

表 5.11 收生時考慮學生在課外活動的表現

	學校數目
收生時會考慮學生在課外活動的表現	36(54.55%)
收生時不會考慮學生在課外活動的表現	30(45.45%)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66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討論

現時，不少學童於就讀幼稚園前，已參加不同的興趣班。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希望透過課外活動表現入讀理想小學，認為獲得證書或獎狀越多，對升學越有助益。筆者所認識的學校當中，大部分都著重學生在面試時所展現出良好的個性，而非單純的證書或獎狀數量。究竟報讀多項課外活動於實際情況是否能幫助入學呢？從調查所見，有超過一半(54.55%)的受訪學校表示會於收生時考慮學生在課外活動的表現。但課外活動佔整體評分的百分比，則未有於本次調查中再深入的探討。

筆者認為從小培養兒童參與課外活動的習慣，既可培訓他們的興趣，亦可讓他們學習與人相處，無須過份考慮課外活動上的表現。只要兒童喜歡活動，他們就會願意投入其中，成果亦會隨之而來。

(VIII) 學校推展課外活動的困難

表 5.12 推展課外活動的主要困難與有關研究之跨年比較

重要性 排序	推展課外活動的困難 2022	學校數目	2014	1989	1983
1	老師的工作量沉重	48(72.74%)	場地不足	場地	教師
2	疫症持續	45(68.18%)	教師工作量	教師	場地
3	場地不足	43(65.15%)	經濟負擔	財政	財政
4	學生的考試壓力	21(31.82%)	考試壓力	時間	時間
5	家長的經濟負擔	16(24.24%)	學生不投入	學生	學生
6	學生不投入參與	11(16.67%)	難於招聘導師	家長	家長
7	難於招聘有關導師	7(10.61%)	其他	安全	安全
8	學校領導的支持不足	7(10.61%)	領導支持不足		
*括號內的百份比以 66 所參與研究的學校為基數					

於疫情下，教師要兼顧網上學習，亦要想方法提升教學效能，以解決在課時減少的情況下保持以往的教學質素，部分學校亦主張以半天實體半天網課的模式進行教學，再加上以往固有的文件和行政工作，籌辦活動時亦要同時考慮防疫安排，因此「老師的工作量沉重」成了於疫情期間推展課外活動的主要難題，佔受訪學校的 72.74%。另外，即使老師有心籌劃活動，在限聚令及學校健康指引的限制下，老師要成功籌辦活動，亦面對不少困難，即使成功協調各方面，亦有可能因疫情措施改變，而被迫取消活動。因此「疫症持續」是於疫情期間推展課外活動的第二難題，佔受訪學校的 68.18%。

疫情下仍有不少機構主動聯絡學校合作舉辦活動，因此並不「難於招聘有關導師」(10.61%)，同時學校領導亦希望能利用不同的方法為學生發展個人興趣，並利用多采多姿的活動提升學校的吸引力，因此亦很少出現「學校領導的支持不足」(10.61%)的問題。而隨著全方位學習津貼及學生學習支援津貼的落實，亦明顯地改善了過往「家長的經濟負擔」(24.24%)的問題，學生能得到學校的資助，以比過往便宜的費用參加活動，部分活動更可免費參加。

然而，根據調查所得，於疫情下推展課外活動卻舒緩了「場地不足」問題，從過往 3 次有關研究的資料顯示，「場地不足」皆是歷年來的首要難題，多年來也得不到改善，但隨著受疫情影響的時間愈來愈長，坊間機構亦開發了不少以網上形式進行的活動。活動以網上形式推行，確實可改善「場地不足」的問題，唯亦須根據活動的性質、學生的自律性與家長支援等各方面的因素配合，才可令網上活動有效推展。究竟網上課外活動於將來會在新常態教學模式下繼續推展，還是當一切復常後，所有活動模式會回歸原點以面授形式進行，將留待完全復常後再觀察後續的發展。

最後，有部分學校提及「學生的考試壓力」(31.82%)是其中一項推展課外活動時所面對的困難，據筆者所知，現時有學校規定小六生只可以參加一項課外活動，如成績不達標，更可能連唯一可參加的活動亦須停止，以專注學業。但是，在面對考試壓力時，學校究竟應該鼓勵學生繼續參加課外活動，培養個人興趣以舒緩生活壓力，還是應鼓勵學生全心專注學習，正面面對壓力呢？這個問題真值得我們繼續深入探究。



(IX) 學生參加課外活動後的得著

我們經常說到課外活動的好處，但有什麼「好」呢？對誰有「好」處呢？所以本研究的問卷在最後以開放式問題，向學校負責課外活動的老師查詢，以他們長久的觀察、宏觀的角度，這群 6-12 歲的學生在經歷課外活動後，有什麼得着呢？本研究合共收到 66 份有效問卷，其中 56 份問卷有填寫質性答案「**學生參加課外活動後的得著**」。

經梳理這 56 份問卷發現，不同學校的老師都認為學生參加了課外活動，影響學生最多的是改變了他們的態度及價值觀，而出現最多的關鍵字是「**增加自信心**」，合共出現了 33 次。這些老師都是分別填寫問卷，沒有預先知道其他老師填寫什麼的。所以這現象應該是反映了在不同學校，老師同樣發現學生在參加了課外活動後，的確增強了自信心。

其次有 16 所學校的老師都分別填寫，學生參加了課外活動後變得「**活潑、開心、開朗、愉悅、外向**」等。而學生透過活動產生正向的情緒，正好彌補了疫症期間長期困在家中的鬱悶。此外，有 12 所學校的老師認為學生參加了課外活動後，改善了他們的「**人際關係、社交及待人接物的技巧、擴大生活圈子**」，也有另外 5 所學校提出相類似的影響，認為學生可以透過活動增加「**團隊精神、團體合作機會**」。還有老師認為學生參與課外活動後可以增強「**紀律、服從、自律、改善行為**」(7 所學校)；增加「**滿足感及成就感**」(4 所學校)；學生變得「**主動、積極**」(4 所學校)、增強「**責任感**」(3 所學校)及「**歸屬感**」(2 所學校)；「**抗壓力較高、較佳逆境處理、積極面對不同困難**」(3 所學校)。甚至有老師認為活動可以「**舒緩學生學業壓力**」(1 所學校)，甚至「**喜歡上學**」(1 所學校)。

除了令學生改變了價值觀及態度，有部份老師都認為參加了課外活動可以增進學生的知識及技能，例如有 10 所學校的老師認為，學生參加了課外活動可以培育他們的「**共通能力、多元智能的發展、發掘潛能**」；也有 11 所學校直接指出學生透過活動可以增加他們的「**知識及技能**」；也有 7 所學校覺得學生透過活動可以「**擴闊眼界/視野、學習經歷**」。也有老師覺得活動可以增加學生的「**解難能力**」(1 所學校)及「**體能**」(2 所學校)。

本研究的結果其實與 2014 年的相關調查(龔萬聲、胡漢基、朱惠玲、文達聰，2014) 十分相似，當時有 81 所學校有回應相同的問題。結果有 38 所學校認為課外活動有助提升學生「**自信心、品德培育、發展多元化的能力**」；其次有 19 受訪學校認為課外活動能夠令學生發展「**多元化的能力**」，學生可以透過不同的活動「**擴闊他們的視野**」；也有 20 所學校認為課外活動能夠讓學生「**瞭解自己的興趣**」，有助他們「**持續地學習**」。以上各項在本研究都出現相同的元素，但在 2014 年的調查報告，只有個別的學校提到學生參加了課外活動後變得「**活潑、開心、開朗、愉**

悅、外向」，是 3 年的疫症令學生不活潑、不開心、不開朗，所以在參加課外活動後變得活潑、開心、開朗嗎？也有老師在本研究提到學生參與課外活動後「**抗壓力較高、較佳逆境處理、積極面對不同困難**」，也是因為疫情產生上述相同的效果嗎？

馮以宏(1986，頁 4)曾經討論小學課外活動對「學生的貢獻」，其實即本研究提到的「學生參加課外活動後的得着」。

「對學生的貢獻：

1. 幫助學生發展原有的興趣和培養新興趣，從而豐富他們的生活；
2. 促進學生的健康；
3. 增進學生的知識；
4. 發揮學生的創造力；
5. 擴大學生之間的交往，促進他們的友誼；
6. 使學生通過親身的體驗，對公平、民主、友愛、合作等觀念有較深刻的認識，從而提高他們的道德水平和加強他們的公民意識。」

我們總結對香港小學課外活動橫跨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的不同研究，雖然所用的詞彙不盡相同，但反映著課外活動能夠建構學生知識及技能，例如「**擴闊眼界/視野、學習經歷**」、「**多元化的能力**」、「**創造力**」等，還培育著學生價值觀及態度的發展，例如「**公民意識**」、「**增加自信心**」、「**品德培育**」、「**團隊精神**」、「**紀律、服從、自律**」等。經歷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的侵襲，我們發現課外活動更為學生帶來「**心理健康、正向心態、抗壓力**」，甚至久違了的「**活潑、開心、開朗、愉悅**」。雖然課外活動的成效不像正規學科課程般顯而易見，也並不容易以功課、測驗、考試來量度及記錄，但當我們見過學生自信地站在台上高聲朗誦；學生在陸運會完成 400 米賽跑嘴角露出的笑容；歷奇活動中團體合作跨越高牆的歡呼；聖誕節在老人中心為公公婆婆表演後對學生讚賞帶來的滿足；甚至輸了比賽隊友相擁而哭...便知道所有這些經歷都塑造著我們這群 6-12 歲的學生——我們社會未來的主人翁。



餘音

我想各位讀者計一題簡單的數學題目：

「現在是 2023 年 4 月，小明將於 9 月入讀小學一年級。按現時香港的學制 (6 年小學；6 年中學；4 年大學)，試計算他大學畢業是什麼年份？」

教育從來都是未來的事業，當老師在課堂上說：「各位同學，我們學習這些三角幾何代數/唐詩宋詞/英文詞彙/電腦編程/物料性質...將來會有用的！」真的在將來有用嗎？就剛在的數學題目，小明大學畢業的時候已是 2039 年！到時會是怎麼樣的世界呢？不如我們嘗試時光倒流 16 年，回到 2007 年...記得嗎？當時還未有智能電話(蘋果公司就是在 2007 年中旬才推出 iPhone 第一代電話的)；當然網購、網上外賣食物、網上支付也不流行；YouTube 也剛在 2005 年才成立...如果在 2007 年，會想像到今天的世界變得如此模樣嗎？相信 2039 年的世界更加不是我們這群成長於舊世界的成年人所能想像的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在 2018 年發表關於預測 2030 年教育的報告書《The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Education 2030》¹²，預測在 2030 年，有 25%現有的工作職位將會被科技取替，65%在當時(2018 年)的小學生將會從事根本從未出現過的行業。所以報告在前言指出「要面對將來的不確定性，我們的學生要發展好奇心(curiosity)、想像力(imagination)、抗逆力(resilience)及自我調整(self-regulation)。他們需要尊重及欣賞其他人的意見、觀點及價值，也要學懂處理失敗及被否定，並在逆境中前進。他們也要學懂關懷朋友、家庭、社會及地球。」Robinson & Aronica (2015)在“Creative Schools: The Grassroots Revolution That’s Transforming Education.”一書也提出類似觀點，指出我們要培育學生面對將來多變的社會，教育就要有以下 8 Cs 的元素：

- Curiosity (好奇心：發問的能力及探索世界如何運作)
- Creativity (創造力：產出新點子的能力及懂得如何實踐)
- Criticism (批判力：懂得從分析資訊到形成合理的論據和判斷)
- Communication (溝通能力：懂得以不同的媒介及形式，有自信及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 Collaboration (合作能力：懂得如何與其他人建設性地合作)
- Compassion (同理心：對他人感同身受並作出合宜反應)
- Composure (內心安詳靜定：聯繫內在的自我，培養出內在和諧及平衡的能力)
- Citizenship (公民身份及責任：積極投入、關心及建設社會事務)

如果要幫助我們的學生，面對將來不確定及多變的世界，為他們裝備以上提到的各種能力、態度及價值觀(而不是知識)，我們可以從學校哪些課程「教導」學生的呢？我並不是否定正規學科課程，其實這些既有完整的課程也可培育學生的好奇心、批判力、創造力、公民身份及責任等。不過如果大家明白學生學習的多樣性(學習差異)，我們應否也同樣欣賞學生在非學術活動的成就？而不是只用

單一標準——學業成績以衡量學生的優劣(肯背書、懂計數的也未必適應將來的社會啊!)而且大家可以翻看本研究「第五章 (IX) 學生參加課外活動後的得著」(頁52-53),從不同學校、不同老師、甚至在不同年代的觀察,學生參加課外活動後增加了自信心、溝通能力、滿足感、歸屬感、發掘潛能,變得主動積極、自律、有責任感、開朗活潑等。我們作為家長、老師,是否也應該鼓勵學生/子女多參加自己有興趣、玩得開心的活動(而不是為盲目攀比、令履歷/portfolio 亮麗一些),這些活動和興趣可能就是畢生陪伴他們、影響著他們的嗜好,也是日後他們尋找快樂的來源啊!

經歷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的肆虐,我們在 2019-2020 學年被突如其來的疫情侵襲,令我們手足無措;到 2020-2021 學年開始交替網課及戴口罩回校半日實體課堂,但仍受大量防疫措施所限制,幾乎完全沒有課外活動。但學校最明白學生的鬱悶,在狹窄的縫隙仍然思考如何變奏,為學生苦悶、困頓的生活加添色彩,例如網上樂器練習/演奏會、在校內分級遊戲競技日、在家網上跳繩/計步/疊杯等不同小遊戲、網上旅行/遊學...在 2021-2022 學年,就如本研究所記錄的情況,雖然仍受防疫措施限制,但學校已開始在可行情況下慢慢逐步回復昔日舉辦的各類型活動,所以在口罩下仍難掩學生的笑聲、歡呼聲。如果課外活動真的如本研究所發現,為學生帶來自信、溝通能力、滿足感、歸屬感、發掘潛能、愉悅感等,這三年的疫情是否反而可以令我們這群老師及校長,甚至家長停下本來急速的腳步,思考什麼活動仍然值得保留;什麼活動是以往因循舊有模式而繼續舉辦。這是一次好機會讓我們重新規劃,還記得疫情前有些小學生在星期六/日要整天參加多個補習班、興趣班而叫苦連天嗎?「忙」就是「心」的「亡」,這群 6-12 歲的孩童最重要的不是要趕忙地學習「知識及技能」(例如奧數、編程等),而是培育「態度」(例如上文提到的 8Cs)及與人建立關係。還記得文章開始時請大家計算的數學題目嗎?那位 2023 年入讀小一的小明將於 2039 年才大學畢業,然後可能將要工作約 40 年,那時已是 2079 年...那些「知識及技能」真的還存在嗎?但「態度」及與人建立的關係(尤其家人的關係)卻仍陪伴及影響著小明!

一場世紀疫症,令我們明白什麼是無常,所有東西都不是必然的。就正如香港的課外活動發展。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有平行時空,如果在 1983 年 3 月,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馮以宏先生沒有促成當時教育署長梁文建先生,舉辦中學校長研討會¹³,並確認課外活動對學生成長的重要;建議在學校設立課外活動主任一職,以統籌學生的活動;更建議在教育學院成立培訓老師組織課外活動的課程;又倡導成立課外活動協會,推動香港的課外活動發展。香港的學校教育又會不會如此多姿多彩,不斷為香港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人才?彈指間剛巧 40 年過去,讓我們繼續珍惜香港學校教育中寶貴的板塊,繼續造福香港的下一代。

但願疫情後香港學校的課外活動就像赤地上的野花流麗綻放...

龔萬聲博士

註釋

1. 教育局推展國家安全教育的課程框架：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national-security-education/index.html>
2. 教育局加強培育學生的價值觀教育：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index.html>
3. 更新小學教育的七個學習宗旨：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7-learning-goals/primary/index.html>
4. 2014 年香港小學課外活動調查——該調查由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舉辦。研究報告於 2014 年 7 月發表。報告的網上版可以到「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網頁下載：
<http://hkeama.org.hk/>
5. 學校數目的資料：教育局 2021/22 學年學生人數統計(幼稚園、小學及中學)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about-edb/publications-stat/figures/Enrol_2021.pdf
6. 疫情下場所開放日數：
香港 01《全港逾半中學 2 年僅 44 天全日上課 疫下圖書館及體育館關閉幾耐？》2022-09-17
原文網址：
https://www.hk01.com/article/812024?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7. 歷奇訓練營風波的報導：
 -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170312/bkn-20170312214801892-0312_00822_001.html
 -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711090/%E4%BF%9D%E8%89%AF%E5%B1%80%E8%A8%93%E7%B7%B4%E7%87%9F%E7%88%86%E5%87%BA%E5%A5%B3%E5%AD%B8%E7%94%9F%E9%9D%9E%E7%A6%AE%E6%A1%88%20%20%E8%AD%A6%E6%8B%98%E6%8D%95%E7%94%B7%E5%B0%8E%E5%B8%AB%E8%AA%BF%E6%9F%A5>
 - <https://www.singpao.com.hk/index.php?fi=news1&id=24765>

8. 教育局就學校升掛國旗及舉行升國旗儀式提供的指引：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10/11/P2021101100300.htm>
9. 教育局「全方位學習津貼」網頁及介紹：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urriculum-area/life-wide-learning/LWL-Grant/index.html>
10. 教育局「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網頁及介紹：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urriculum-area/life-wide-learning/sas-grant/index.html>
11. 保安局禁毒處「禁毒基金」網頁及介紹：
<https://www.nd.gov.hk/tc/beat.html>
12.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在 2018 年發表關於預測 2030 年教育的報告書《The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Education 2030》：
[http://www.oecd.org/education/2030/E2030%20Position%20Paper%20\(05.04.2018\).pdf](http://www.oecd.org/education/2030/E2030%20Position%20Paper%20(05.04.2018).pdf)
13. 「課外活動」中學校長研討會：
研討會由香港教育署及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聯合主辦，於 1983 年 3 月 30-31 日連續兩天在葛量洪教育學院舉行。研討會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講師馮以浚先生為籌委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馬臨博士致開幕詞，並由當時署理教育署長梁文建先生、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杜祖貽教授、市政局議員周梁淑怡女士、康樂文化署助理署長容德根先生、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幹事許賢發先生、教育署署理首席教育主任梁壽安先生、香港中文大學馮以浚先生、陳若敏博士及吳白弢博士等在這兩天分別就課外活動的不同議題，發表論文、專題討論，確認課外活動對學生成長的重要。最後建議在學校設立課外活動主任一職，以統籌學生的活動；更建議在教育學院成立培訓老師組織課外活動的課程；又倡導成立香港課外活動協會，推動香港的課外活動發展。

參考文獻

梁兆棠(1994)。〈小學課外活動-教師及學生的參與研究〉。載陳德恆(編)，《課外活動：香港課外活主任會十週年文集》(頁 115)。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教育局(2020)。《戶外活動指引》。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activities-guidelines/>

李德誠、麥淑華(2002)。《整全的歷奇輔導》。香港：突破出版社。

馮以泮(1986)。〈課外活動在小學階段的功能〉。載馮以泮(編)，《小學課外活動》(頁 1-5)。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馮以泮(1988)。《課外活動研究》。香港。廣角鏡。

黃顯華、馮以泮(1993)。〈小學課外活動的發展〉。載黃顯華、戴希立(編)，《香港教育—邁向 2000 年》(頁 137-156)。香港：商務印書館。

龔萬聲、胡漢基、朱惠玲、文達聰(2014)。《香港小學課外活動(2014)調查報告》。香港：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及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活動教育文學碩士課程畢業同學會。

龔萬聲、鄭金洪(2013)。《香港中學課外活動(2009-2012)調查報告》。香港：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及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活動教育文學碩士課程畢業同學會。

龔萬聲、鄭金洪(2018)。《香港中學課外活動(2017)調查報告》。香港：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Robinson, K., & Aronica, L. (2015). *Creative Schools: The Grassroots Revolution That's Transforming Education*. N.Y., U.S.A.: Viking.

作者所屬學校

刁振邦 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梁慧盈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陳潤華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雷志榮 聖安多尼學校

龔萬聲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依姓氏筆畫排序)

本報告部分圖片承蒙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慨允轉載，謹此致謝！

封面設計：殷秀汶老師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